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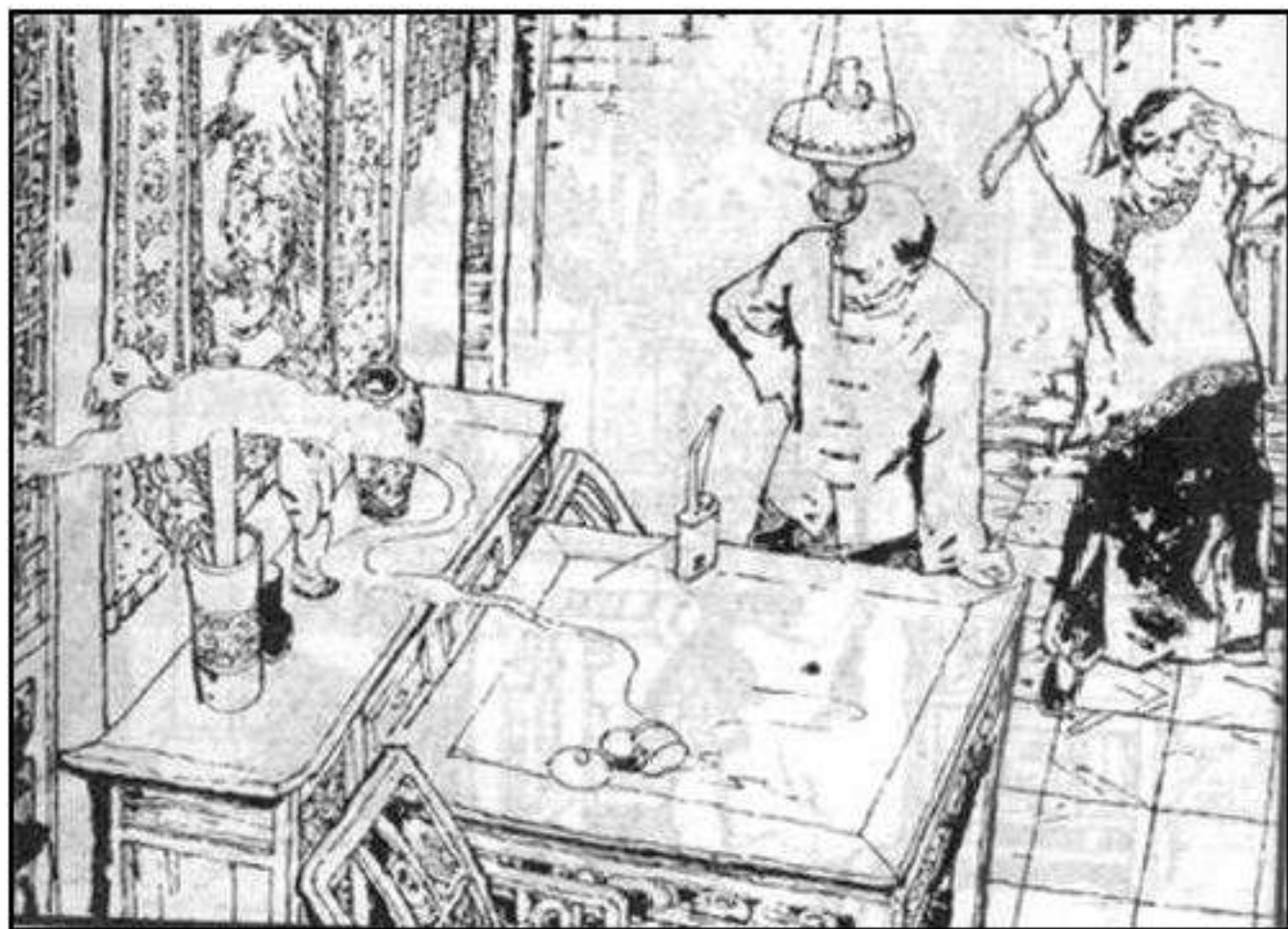
白蓮

内容提要：无（共94页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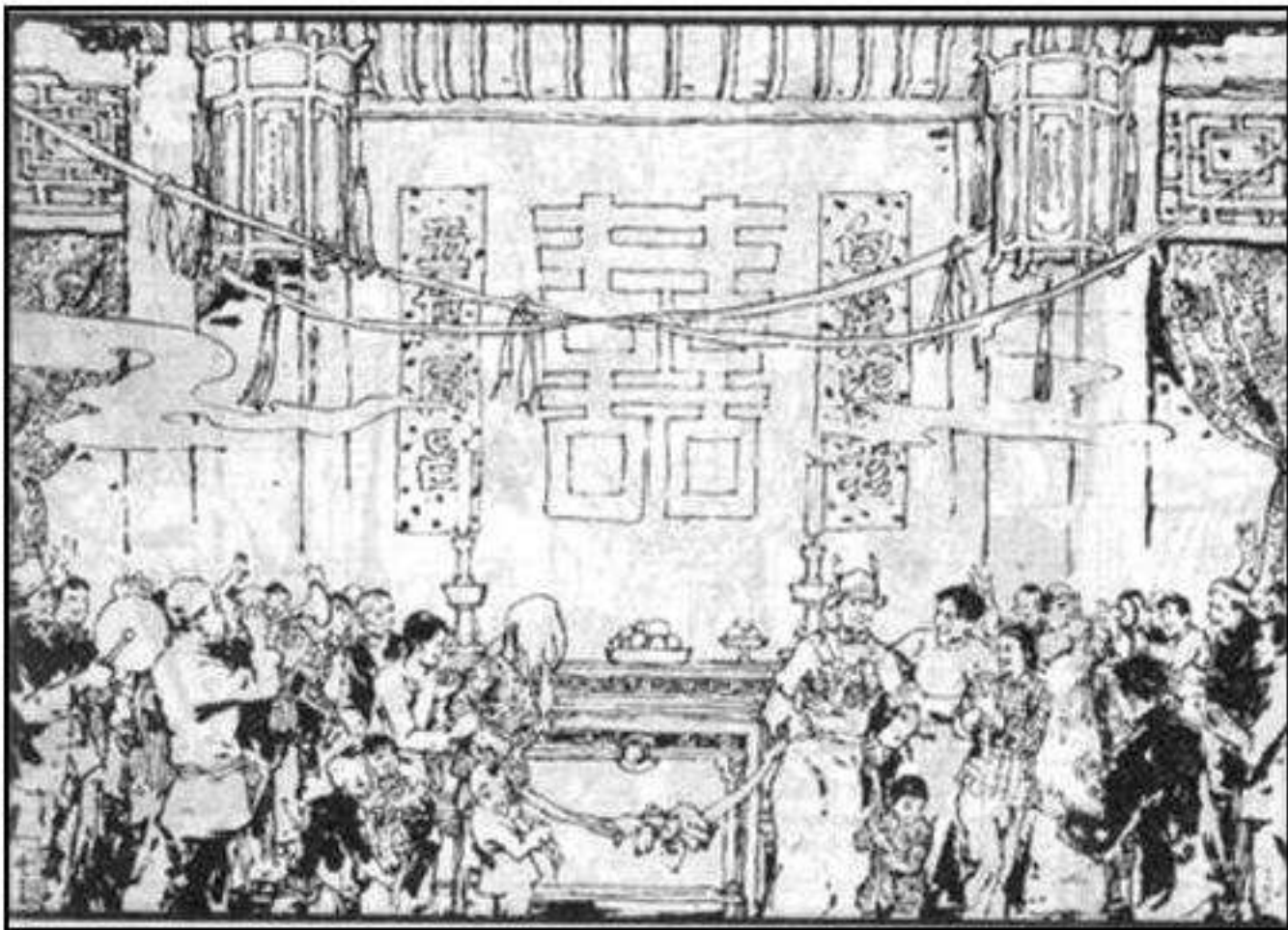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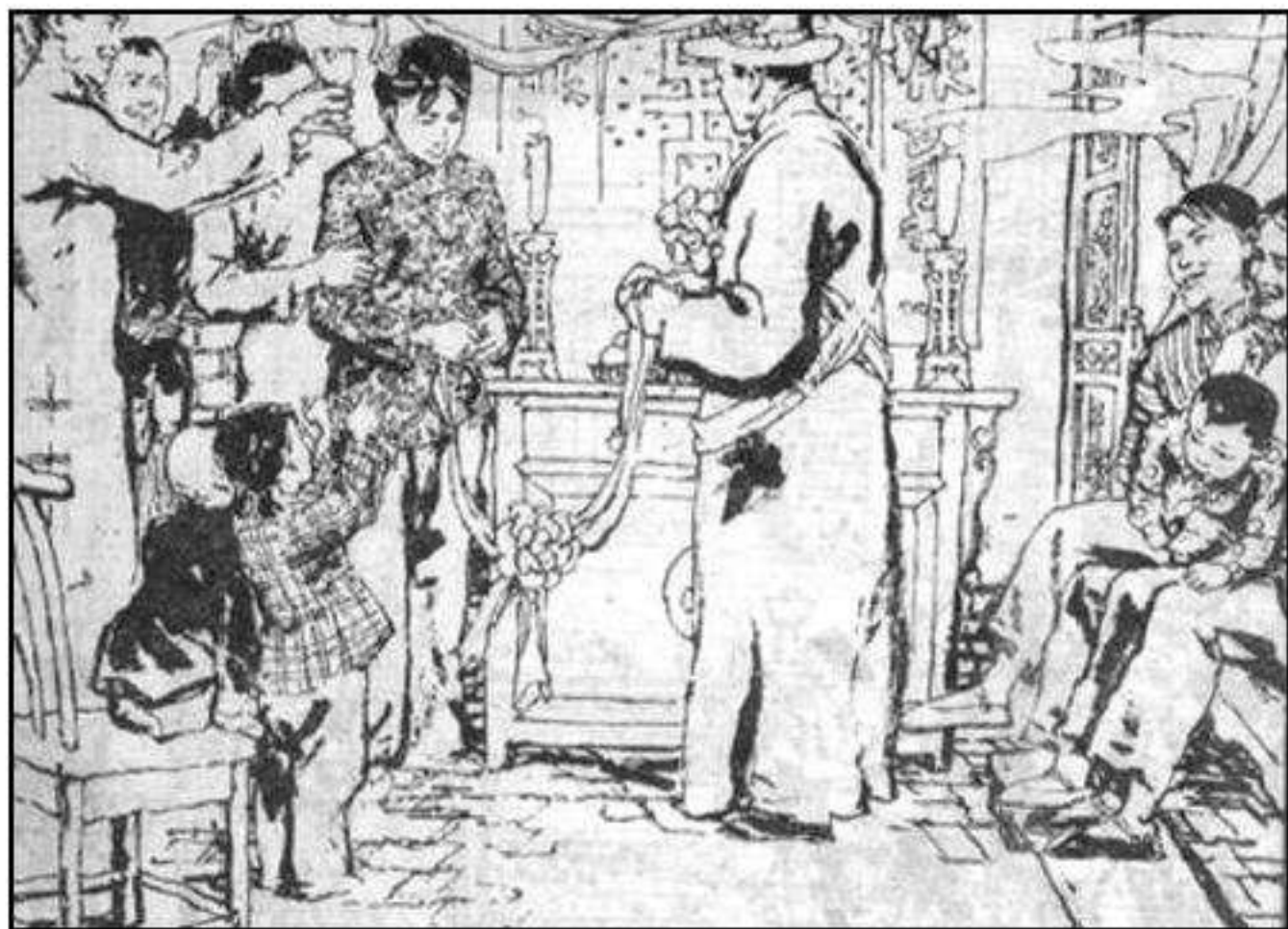
(1) 穷人的女儿雪妹三岁就成了鲍家的望乡媳。十五年过去了，老地主鲍信斋还是没有生儿子。名为望郎媳实为丫头的雪妹，如今已出脱成为一个婷婷袅袅的苗条女郎了。人们都为她担忧，日后她会是怎么一个结局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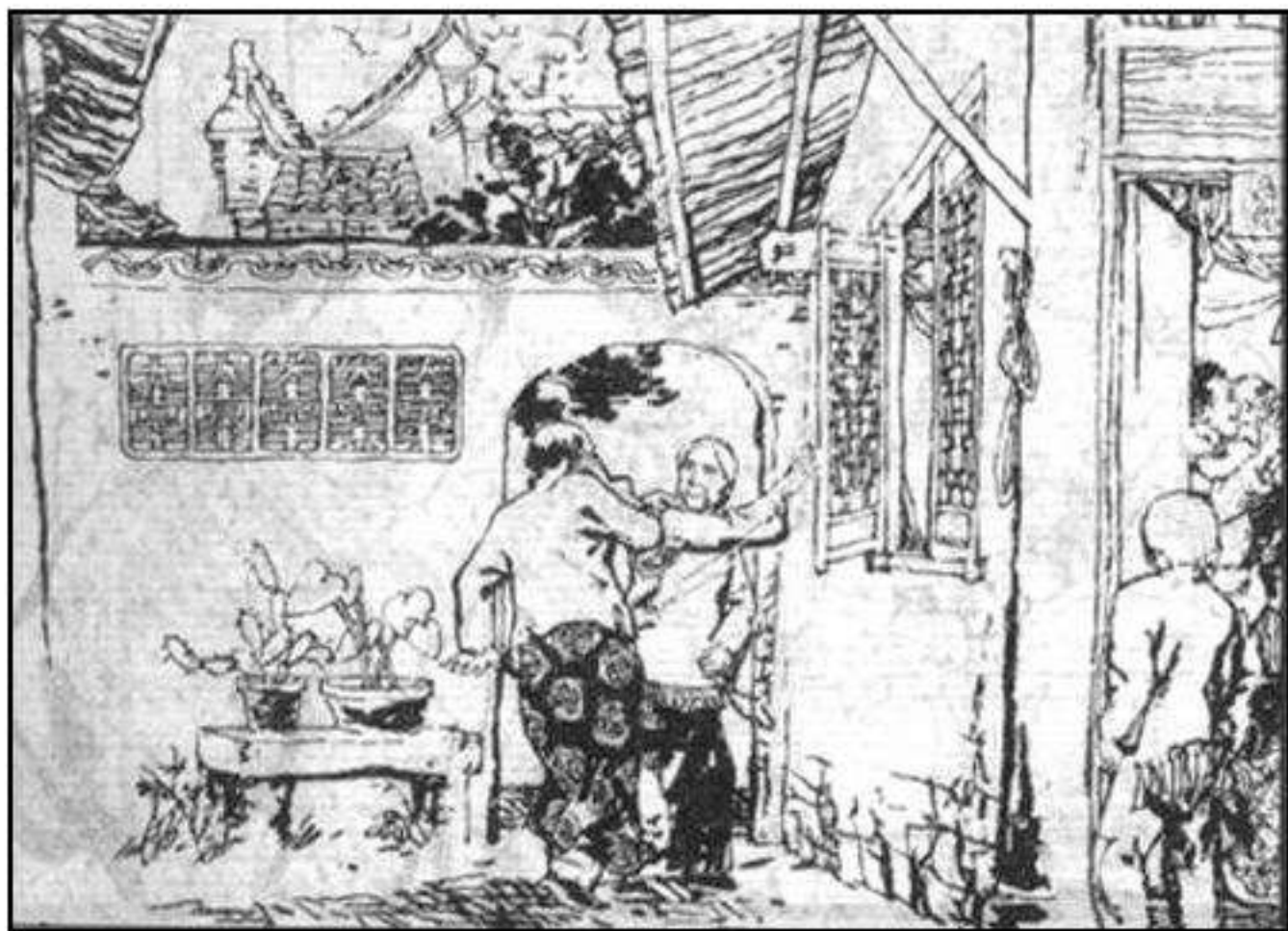
(2) 老地主见雪妹生得美貌，就拿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做借口，要收他作妾。出身名望族的他老婆赵氏醋意大发，坚决不允。赵氏娘家很有权势，鲍信斋敢怒不敢言，只得作罢。



(3) 赵氏自作主张，认雪妹为义女，并招身强力壮的中农后生秋生为上门女婿。这样，既可延续香火，断了老头子娶妾的邪念，又可增添两个壮劳力，名义上还成全了雪妹和秋生，做了一件善事，这实在是一箭三雕！



(4) 红烛高烧，新房里洋溢着喜气。“啪”地一声，烛芯爆花，焰头不停地颤闪，增添了一种神秘的气氛。新郎秋生凝望着标致文静的新娘，眼前的幸福如在梦境之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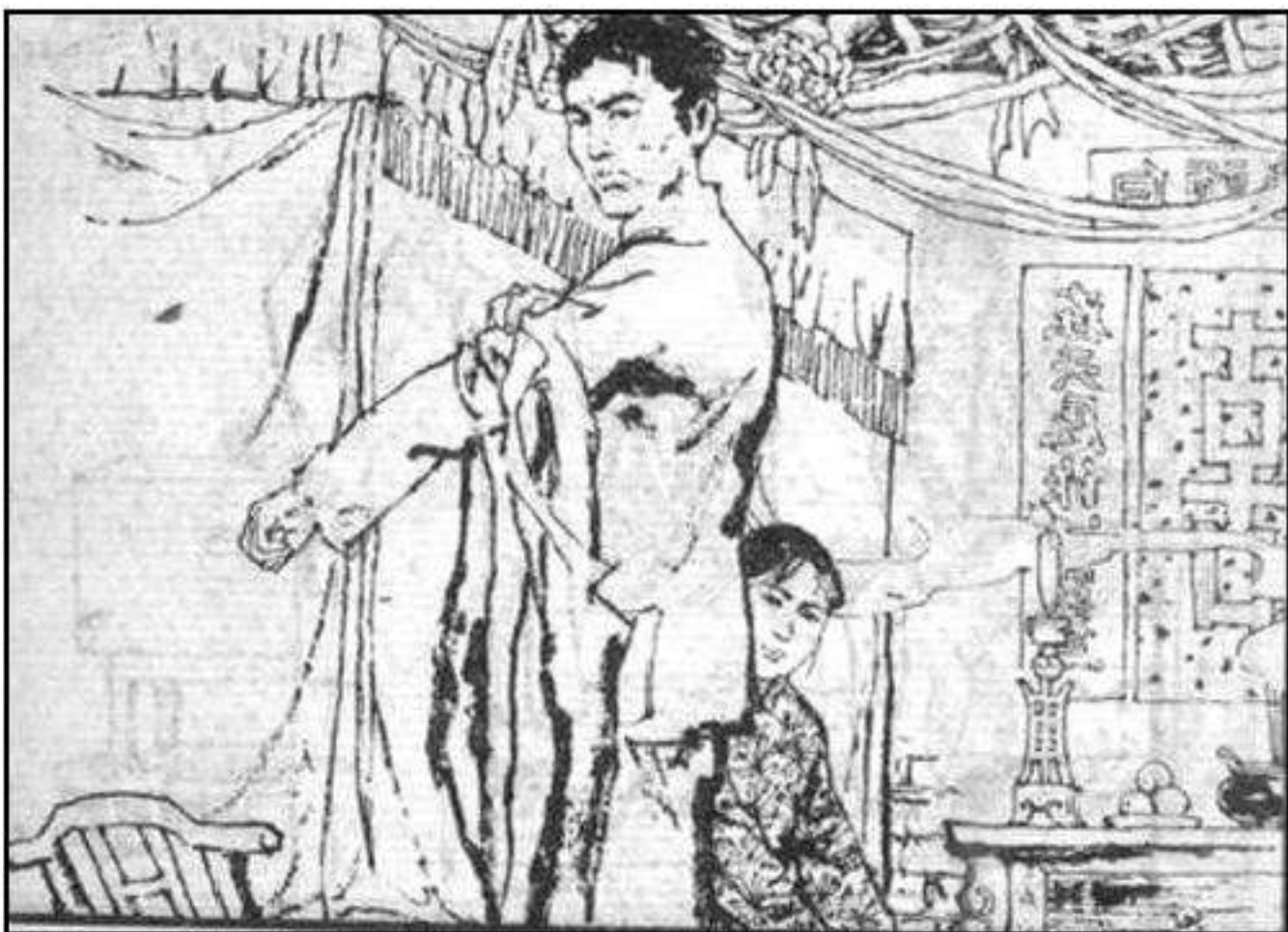
(5) 鲍信斋此时正频频朝洞房张望。赵氏骂道：“还不死心！雪妹如今是女儿了，再嘴馋老娘要你看！”鲍信斋苦笑道：“你太多心了！”



(6) 新房里，新人久久相对无语。雪妹猛想起两年前的往事，不觉失笑了。那时，她正在莲田干活，秋生和秦汉路过那里，秦汉悄声说：“她望穿了眼，还没望到郎，真可怜！”秋生瞥了她一眼，目光里带着一丝怜悯——谁知如今他就是自己的郎！



(7) 秋生见闹房的人已散尽，就脱去很不习惯穿的长挂，略带腼腆地走近雪妹，挨着她在床沿坐下，用无声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一腔情意。



(8) 忽然，响起三声轻轻的叩窗声，他猛地回过头去，象从梦幻中跌回人间，这才记起自己是秘密农会会员，这三声敲击正是联络的暗号。



(9) 他灵机一动，用手按着胸部，红着脸对妻子说：“我多喝了几杯，请你去拿确定醒酒汤来！”雪妹顺从地站起身来，走出房门后，还特地返身把门带上。



(10) 待雪妹走后，他便急忙打开窗子，窗栅外露出秦汉的头：“你倒好！跑到地主家当女婿来了！”秋生羞愧地低下了头，但他想，两个哥哥一直打光棍，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今天，随你说去吧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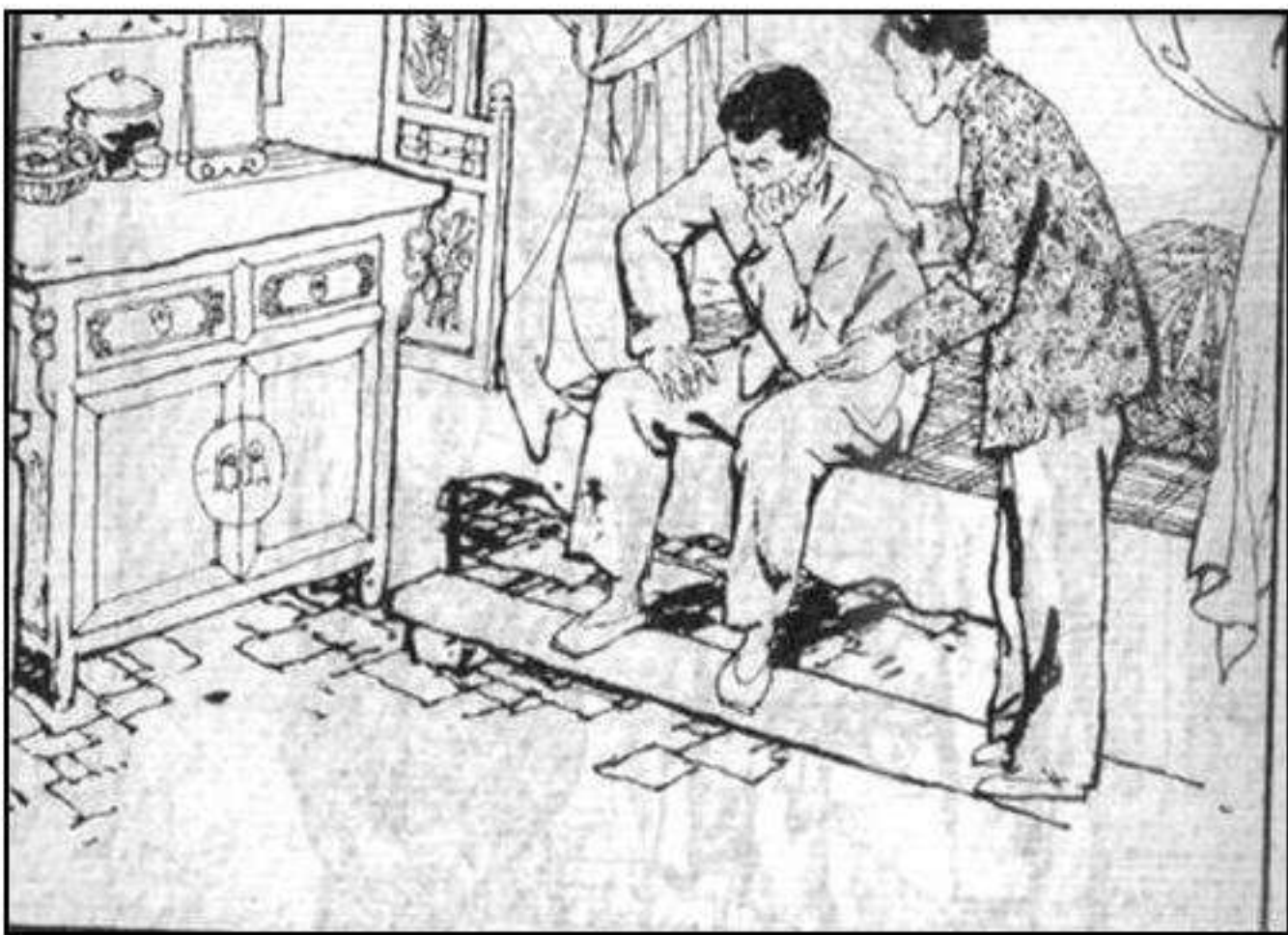
(11) “农会内部有人反水，赶快离开这里！”秦汉只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就转身通知别人去了，这消息如晴天霹雳，震得秋生晕头昏脑，呆立在窗前，秦汉走了也不知道，房门响动也没听见。



(12) 雪妹款款走到他身边，轻声问：“什么人找你，出了什么事？”他这才清醒过来，忙支吾道：“没什么，一个朋友。”他见雪妹两手空空，便颇为意外地反问道：“你，没拿醒酒汤来？”



(13) “你根本就没醉！”迎着妻子含嗔的目光，秋生不觉一惊：地主家里的人果然心眼多，她貌似温顺柔弱，其实却早已看出破绽，不但没去拿醒酒汤，反而在门外偷听，在这里我可不能轻易吐真言。



(14) 在他凝思之际，雪妹挨近了他，柔声说：“既然是夫妻，出了事也不用瞒我嘛！”秋生一个劲掩饰：“哪有什么事！有个朋友要去外乡，顺便打个招呼。”雪妹似乎相信了，没再追问下去。



(15) 这一夜，秋生难以成眠。他被秦汉动员入农会才两个月，想不到竟被牵连，新婚佳期眼看成了生离死别之夜！



(16) 第二天，秋生忐忑不安地开始了新的生活，鲍家夫妇不要他下地，说是做新郎三天歇。但他过不惯清闲日子，就去小河挑水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几声枪响，他的心情立时沉重起来。



(17) 不多会，人们纷纷传说葛坑抓走了二十多个农会的泥腿子，把一个拒捕的当场打死了，现在还在继续搜查。葛坑正是秋生的家，祸事即将临头，是马上逃，还是等着瞧？难道这新婚生活就这么完结了？



(18) 风声一刻紧似一刻，到了黄昏，秋生已经坐立不安了。雪妹似乎觉察到了，她赶回房来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出去躲一下？”雪妹越关心，秋生越是犯疑，他装出坦然的样子，表示没有入过农会，不怕鬼打门。



(19) 这时，赵氏叫雪妹出去有事，雪妹应声走了。秋生正怔怔地不知如何应付眼前局势，窗外又响起了三下叩击声，耕牛来是本村的老穆受秦汉委托转告道：“敌人很快就要来抓你，要你上苍夷山去会合！”



(20) 秋生明白现在是非走不可了，他急忙收拾了几件换洗衣裳，打了个小包袱，吹黑了灯，蹑脚走出了房门，从后门悄悄跑了。



(21) 雪妹回到黑咕隆咚的新房里，以为秋生睡了，一摸被褥是空的，她大吃一惊，心知有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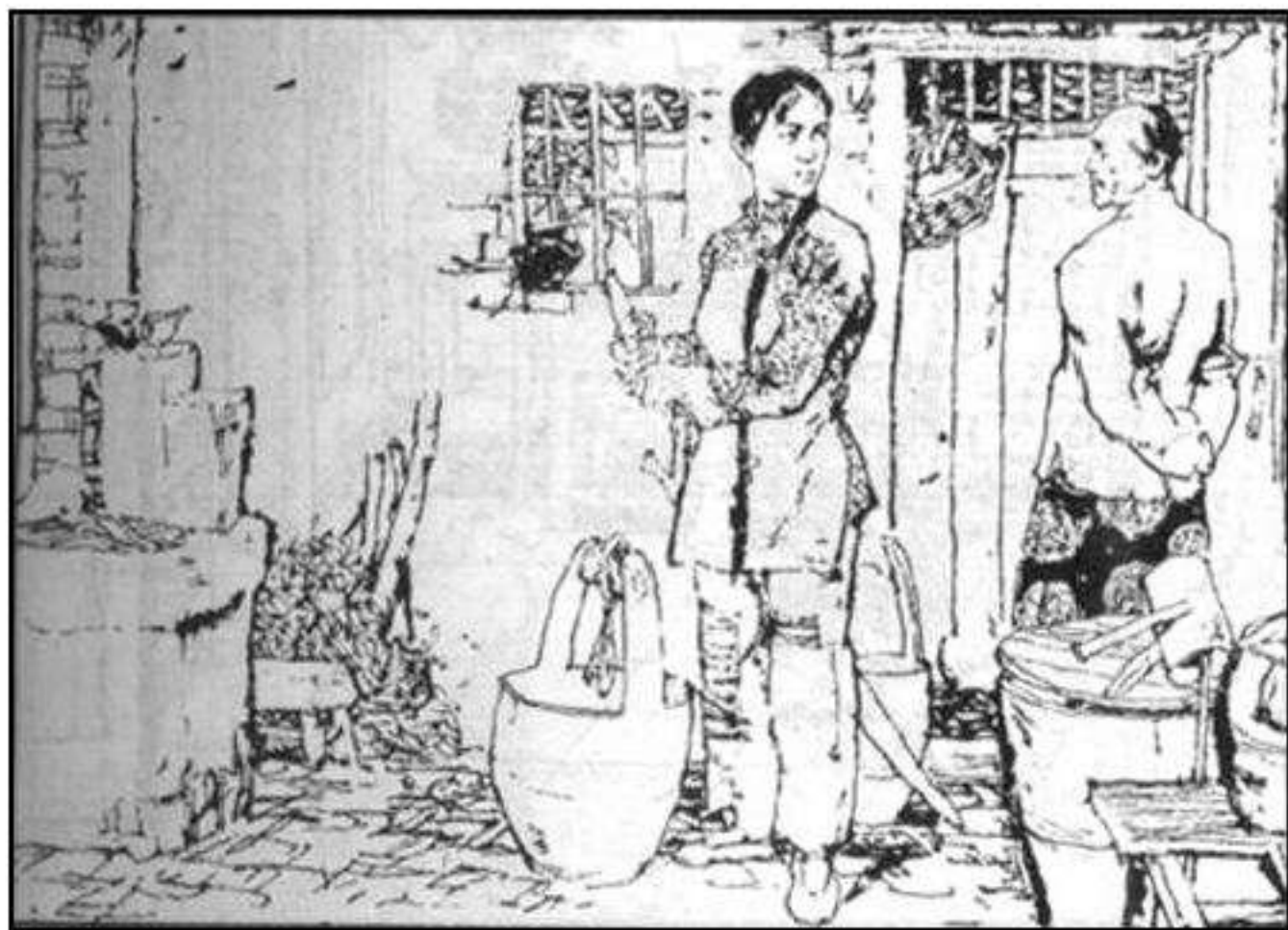
(22) 她急忙点亮灯，见屋里空无人影，心里顿时明白了。刚才劝他走，他不走；一转眼却背着自己走了，连丈夫也不相信自己，她一阵心酸，两行珠泪潸然而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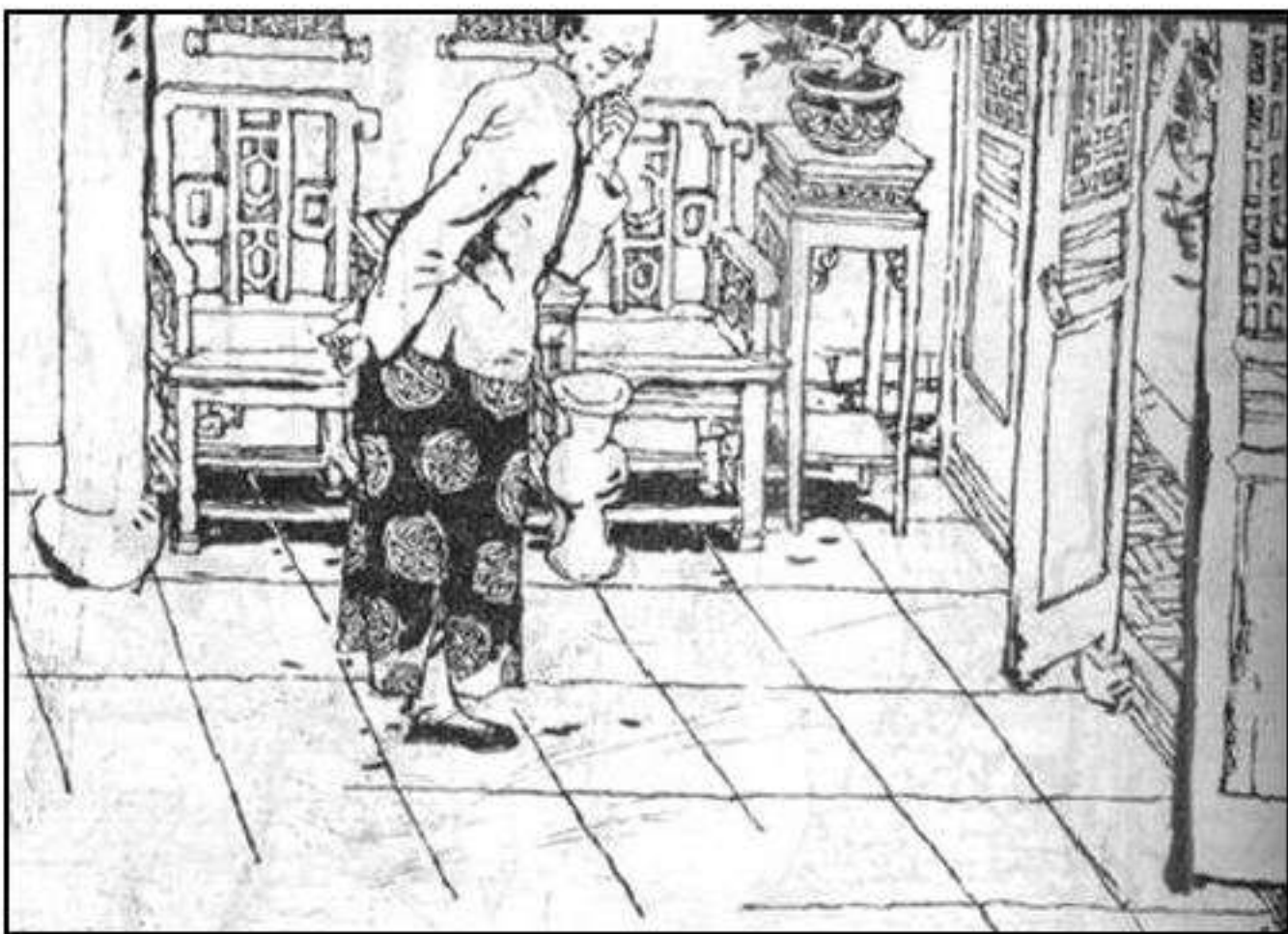
(23) 村里很快传开了风言风语，说雪妹不贞，新婚不到三天，就把丈夫气跑了。她去小河挑水时，几个洗衣妇毫无顾忌地议论着这件事，说鲍信斋这条老狼决不会放过小鸡的。雪妹气得泪水簌簌往下落。



(24) 她刚把水倒进水缸，鲍信斋踱了过来，一脸不快之色，问道：“怎么连个丈夫也守不住？他是沾了红吧？”雪妹的怨气一古脑儿发作了，顶撞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！人是你们选的！”



(25) 鲍信斋一时无话可说，转身走了。才做了两天新娘的雪妹独守空房，她原以为从今以后有了亲人，谁知依然落得然一身！她只能自怨自艾，悲叹自己命苦。



(26) 不久，年节到了。朱、毛率领的红军由井冈山来到赣南打游击，豪绅地主人人自危。鲍信斋也在考虑去留的问题，一件往事蓦地涌上心头——一九二七年，他告发过一个陌生人，谁知竟是在逃的农会干部，此人随即被处决了。



(27) 这告密的事，本村只有鲍土生知道，两家原是近亲，本来要好，去年土生妻子得病来告贷，他考虑到这是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回，就托辞拒绝了。



(28) 不料，土生妻子竟一病不起，不久就一命呜呼，两家从此结冤。现在想起这件事，鲍信斋心里惴惴不安，深恐东窗事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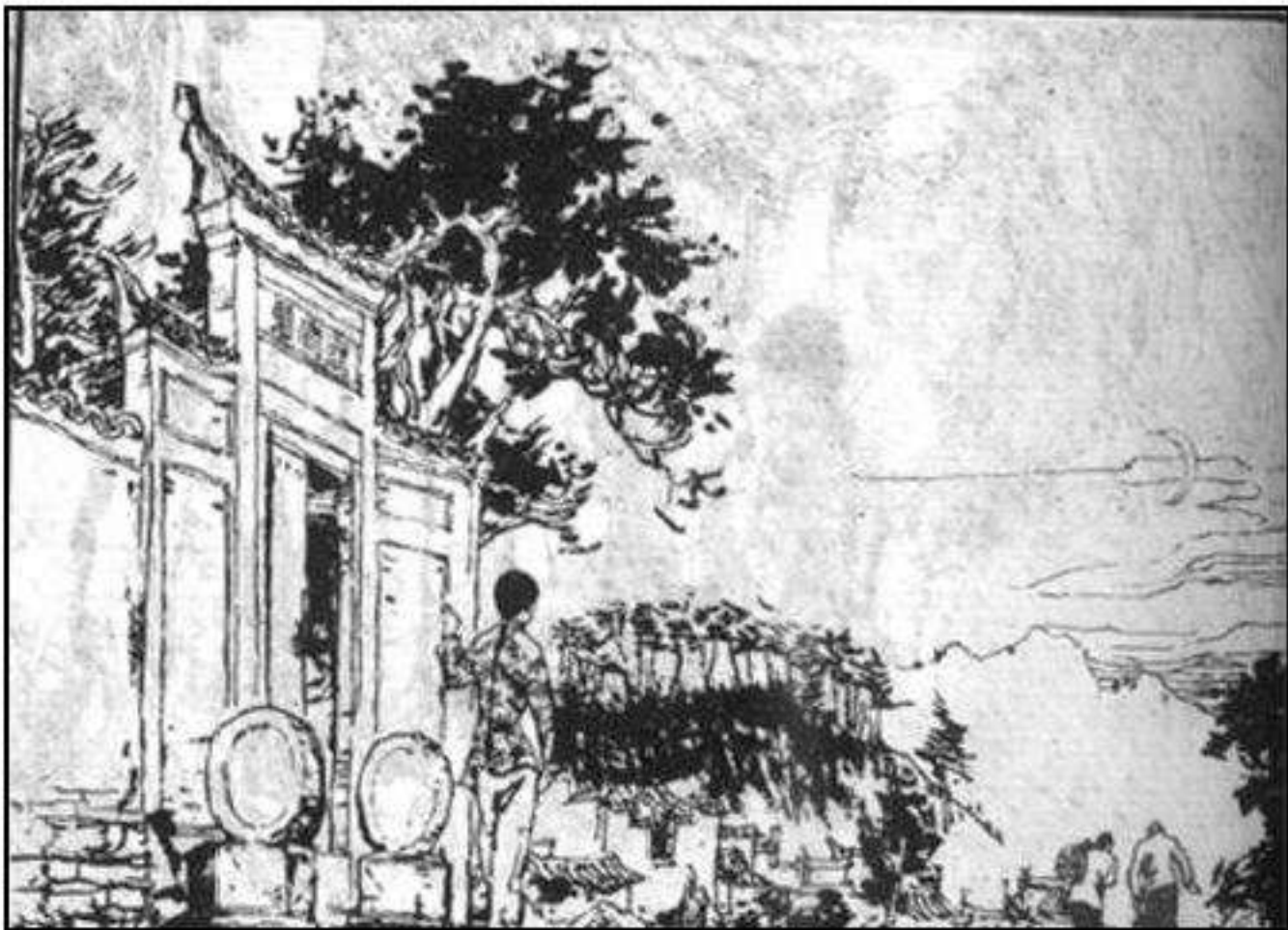
(29) 他突然心生一计，就对雪妹说：“你土生叔单身一人，过年困难。我只有这房近亲，你把这篮年货送过去，表表我的一点心意。”雪妹应诺一声，提着篮子就出了门。



(30) 第二天，土生突然暴病身亡，鲍信斋主动前去料理后事，草草埋葬了事。但邻居见死者身上有青肿，都疑心是吃了雪妹送去的米蚀中毒死的。



(31) 鲍信斋本想灭口，谁知欲盖弥彰，他再也呆不住了，就连夜收拾好细软财物，临走时，交代雪妹说：“你从小在我家长大，我们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，这家产就托付给你了。”



(32) 雪妹本不愿独自留下为他们看守家业，但她从鲍信斋口里得知秋生已经是赤字号，上了苍夷山，兴许夫妻能会上一面，就没有吭声，听任老地主夫妇连夜逃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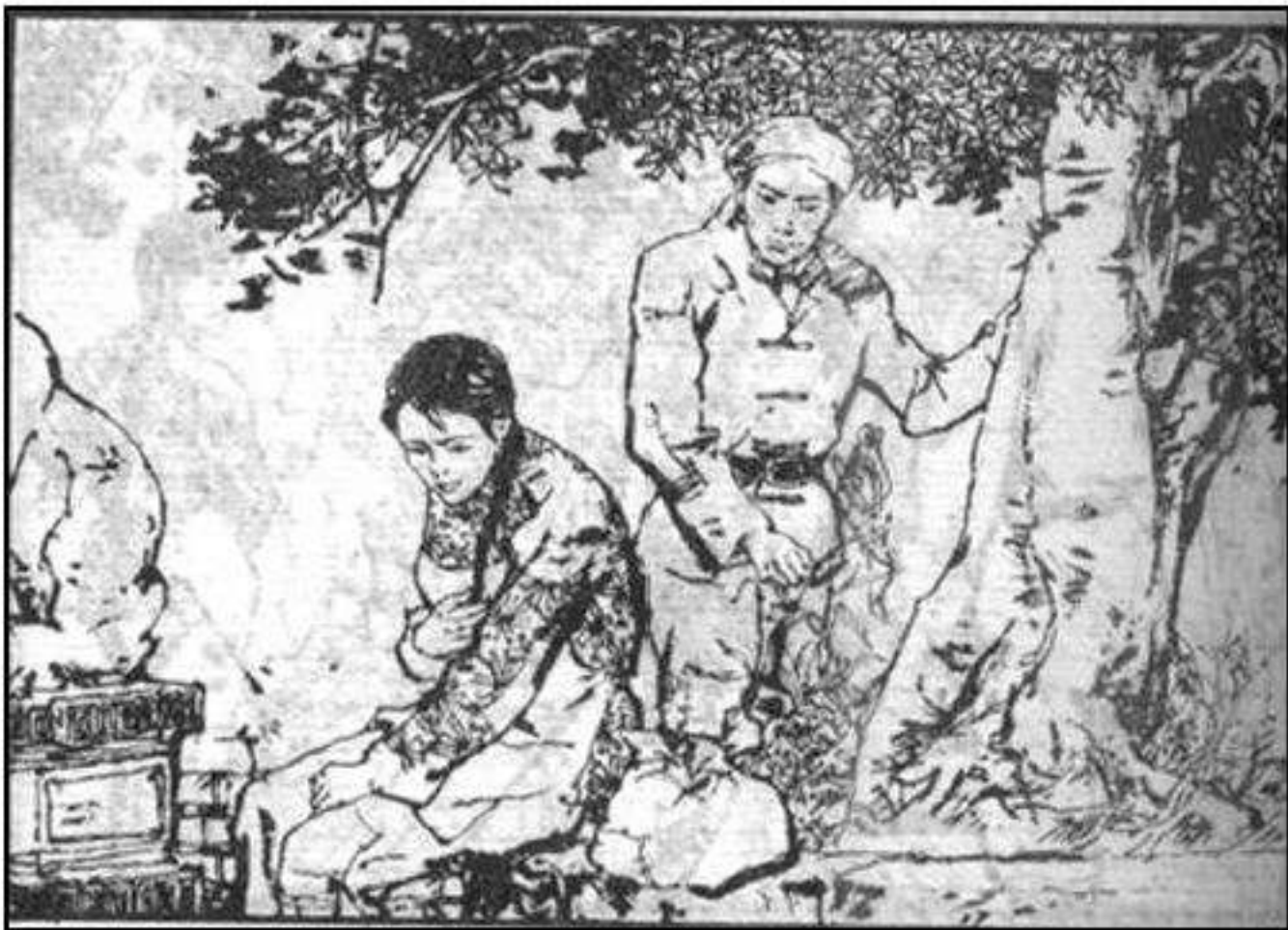
(33) 红军一来，整个莲乡沸腾起来，农民们欢天喜地，赛过过年。过去的秘密农会现在公开挂起了牌子，有人还见到过秋生，说他在乡里当了“官”。



(34) 雪妹盼了两天，不见秋生回来，决定找上门去，就拎着一个包袱，怯生生地来到邻村乡农会。会长秦汉听说她是鲍家媳妇，就断然说：“别来缠他了，他不能当地主家撑门女婿，你也别想当革命家属！”



(35) 但雪妹执意要见秋生一面，恰好秋生走了出来，秦汉便说：“也好，秋生，你自己跟她谈，让她死了这条心！”说完大手一摆，带着两名赤卫队员外出办事去了。



(36) 秋生腰插一把有红穗的马刀，显得更英俊了。雪妹满腹心事不知从何说起，她咬咬嘴唇，凄楚地说：“你怎么下了山也不回家？”秋生有难言之隐，只得含糊地说：“我有我的难处，以后我会来找你的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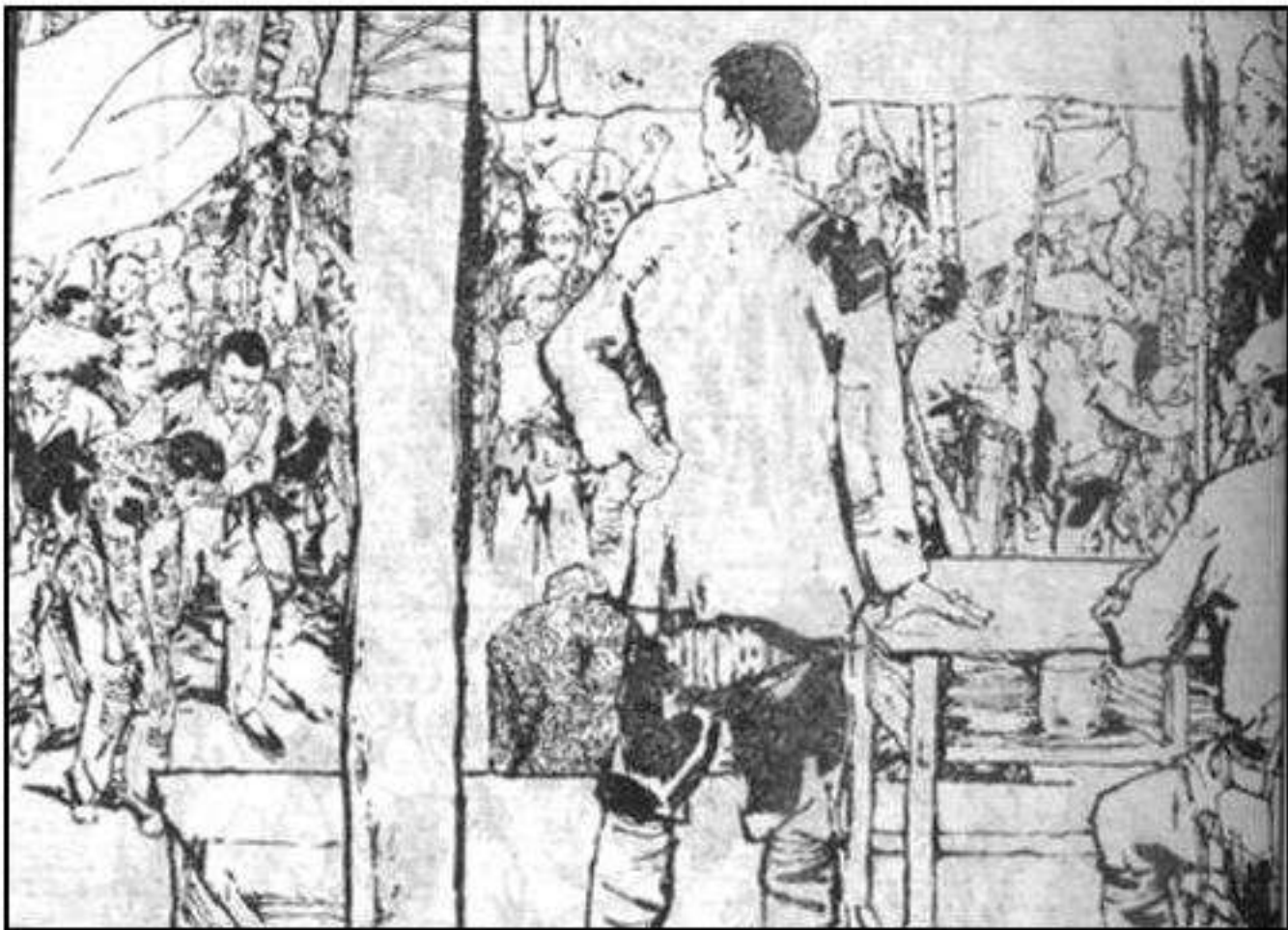
(37) 原来，秦汉曾严厉地警告过秋生，要他和雪妹一刀两断，否则就是地主的半子、革命的对象。因此，他只好忍着内心的痛苦，决定暂时回避，没想到她会找上门来，还带来了几件换洗衣裳和两双鞋，秋生默然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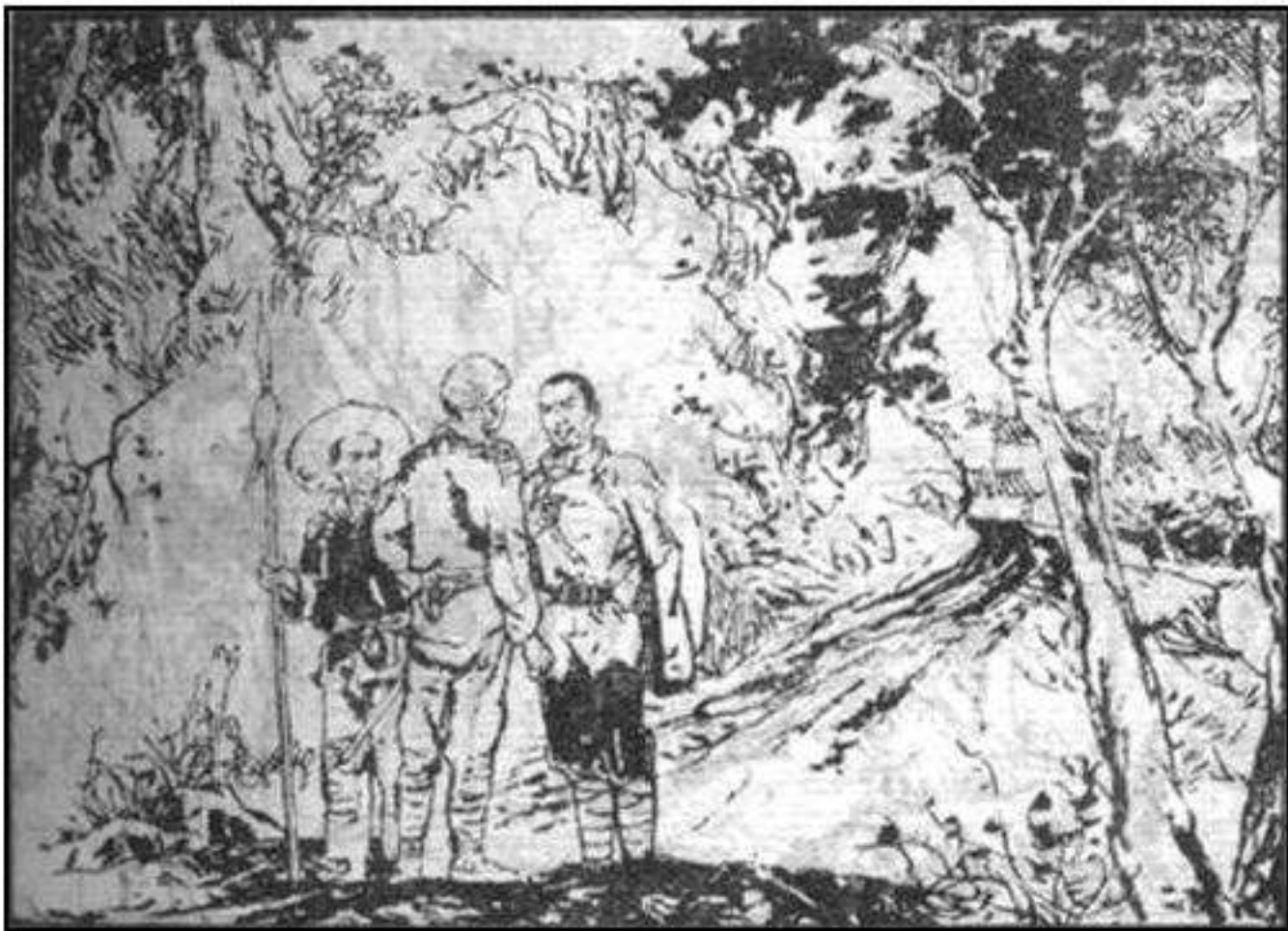
(38) 这时恰好有人来找秋生，秋生就接过包袱向雪妹点点头表示谢意，然后转身大步进门去了。秋生的话给了雪妹一线希望，她体谅他的难处，禹禹地回转家门。



(39) 斗争风风火火地开展了起来。这天，乡苏维埃组织群众斗争大土豪卜兴，各村农民群众打着旗子，扛着梭标长矛，押着本村的地主来到会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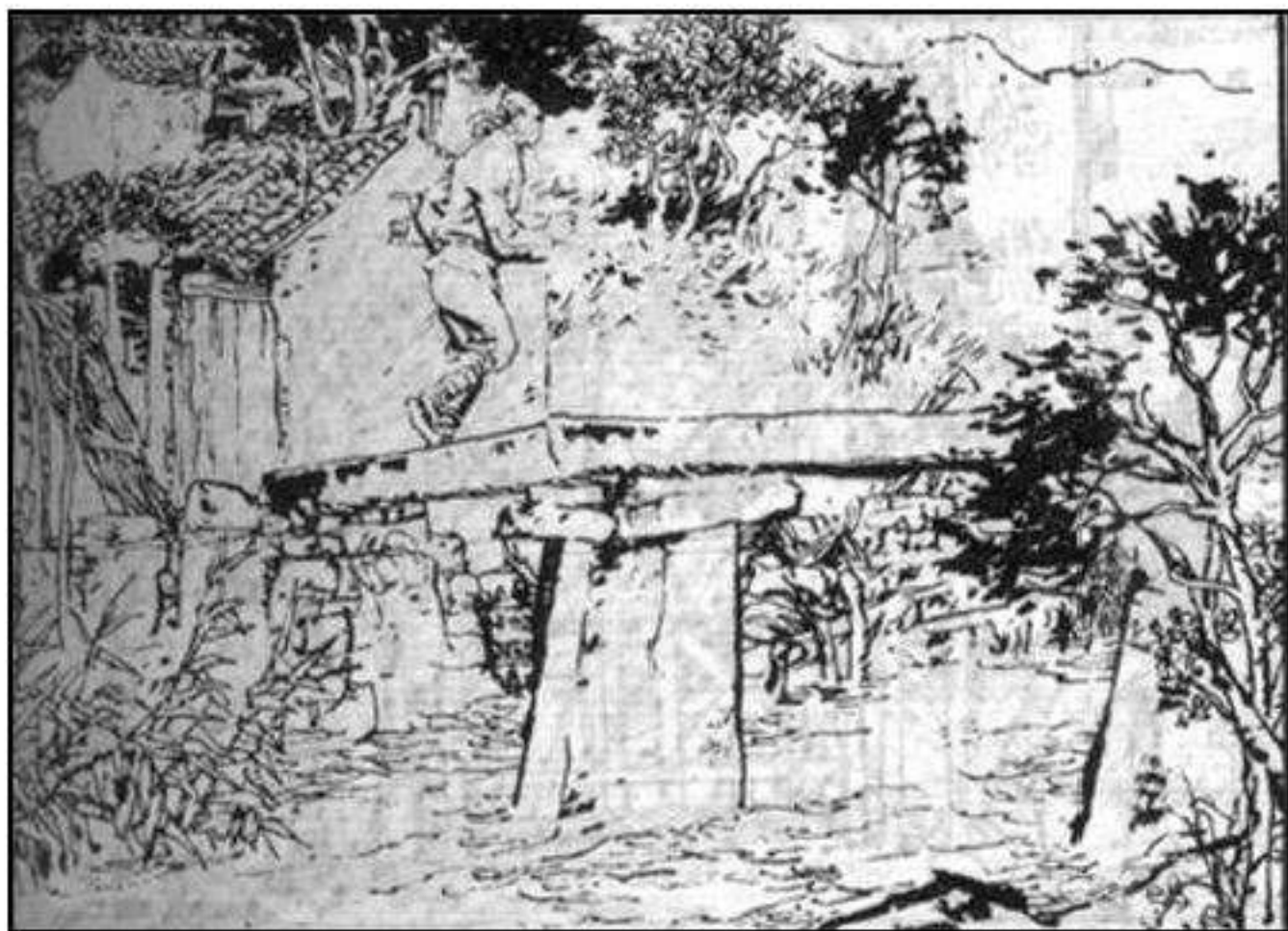
(40) 秦汉登上祠堂门口临时搭的木台，无比兴奋地望着涌来的人流。突然，他吃了一惊，南荷村押来的斗争对象中有雪妹！此时他并不曾想到雪妹的命运，而是想到了乡赤卫队长秋生的处境，他得当机立断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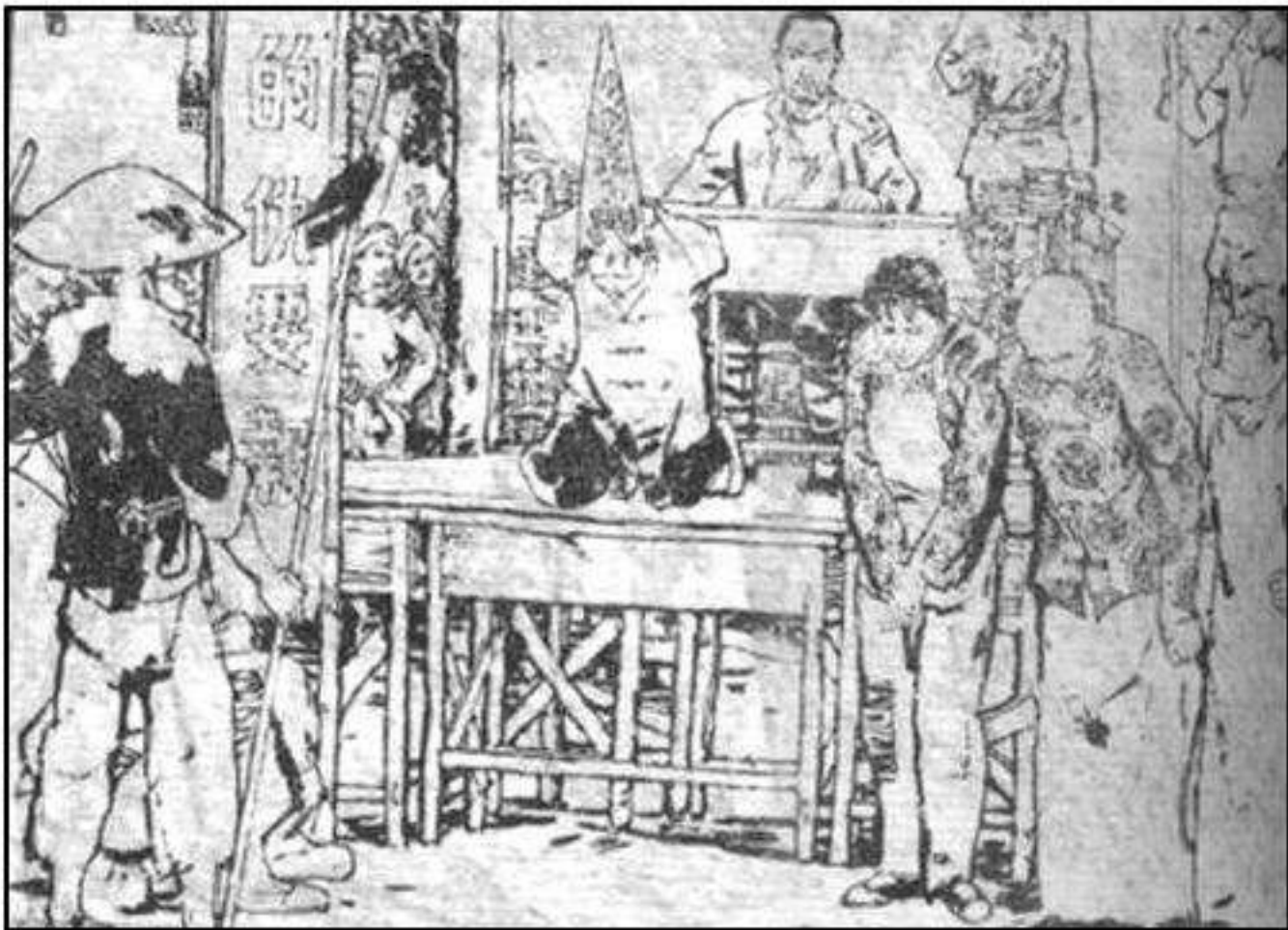
(41) 秋生正在查哨，秦汉便快步走到哨口，递过一张领条，要秋生马上动身到县城去领枪支弹药。这事本来是明天办的，干吗提前了？秋生表示还是开完会再去的好，再说他也得拿件衣裳，带点干粮啊。



(42) 秦汉二话没说，把自己的破棉袄扔在秋生臂弯里，又把袋里仅有的银毫全数倒扣在秋生巴掌心，以命令的口气说：“马上走！一刻也不能停留，我正忙呐！”



(43) 秋生依从地上了路，走着走着，心中不由得狐疑起来，为什么要支开我？莫非，他猛一转身，往村里奔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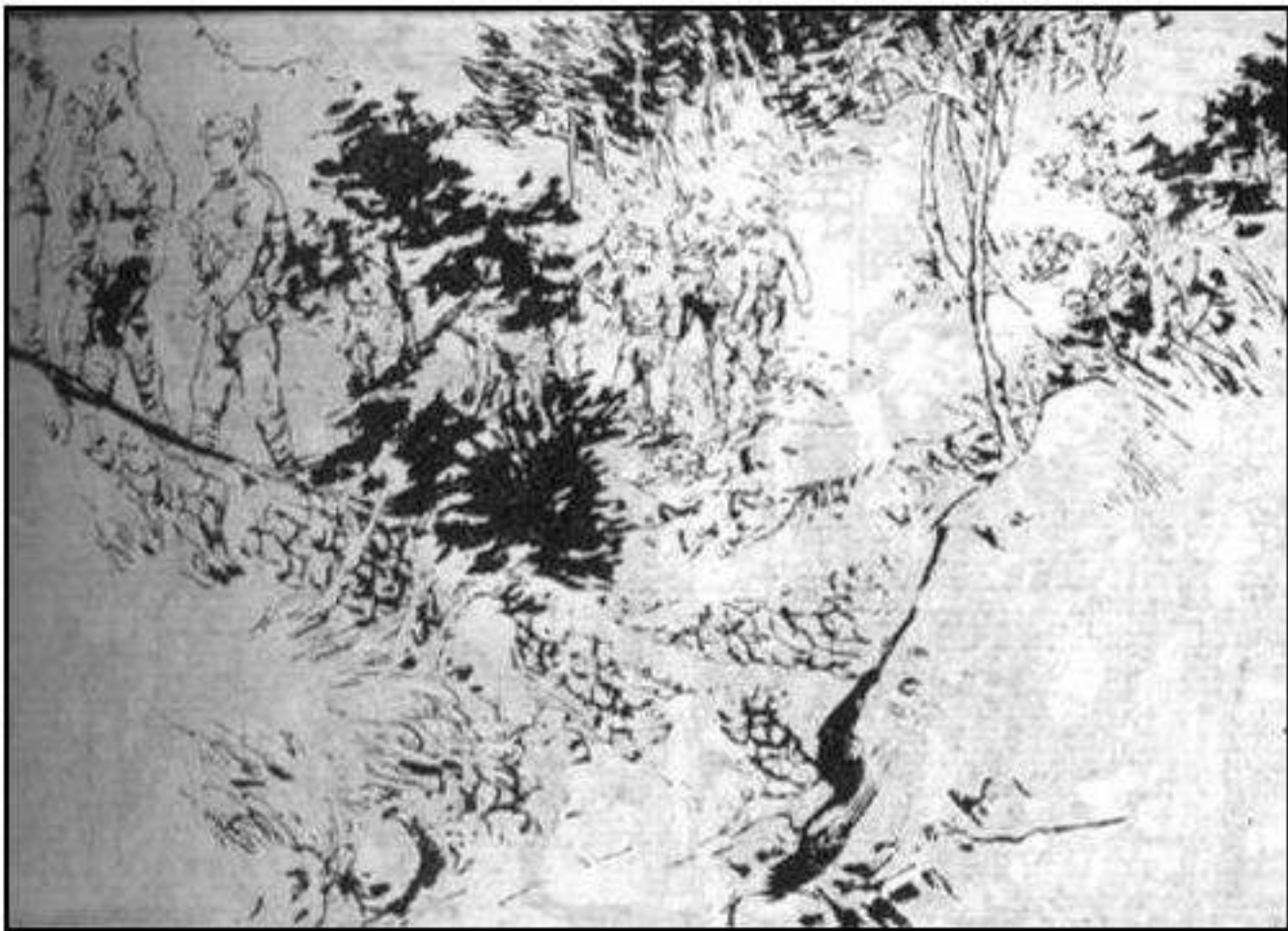
(44) 他闯进会场侧边一家屋里，打开窗户，正好看见会场全景。大土豪卜兴头戴高帽跪在台口，台前是一排陪斗的人，其中有个头发蓬乱的女人，垂首弓腰站着，正是自己的妻子，她竟被当作了地主婆。



(45) 秋生快步奔了出去，他要尽快离开这里，避开这尴尬的处境！



(46) 他没有去县城，却把破棉袄和枪支领条交给了一个路遇的赤卫队员，托他转交给秦汉，自己就奔到另一个圩镇，闯进红军的一个营部，要求参军。



(47) 两天后，他随红军出征，暗自庆幸离开了家乡，并且发誓以后再不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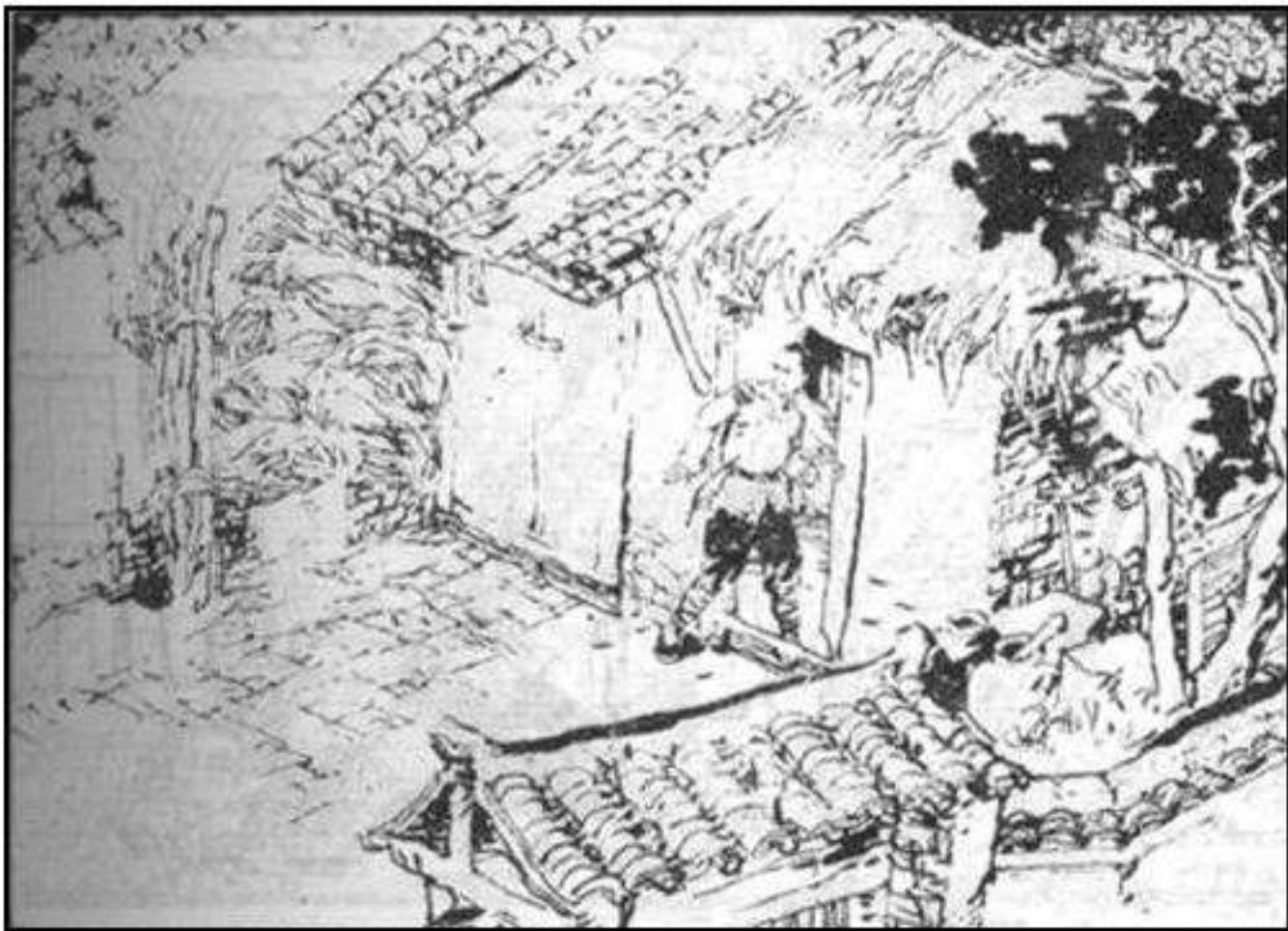
(48) 红军一走，敌人卷土重来，莲乡陷于白色恐怖之中，秦汉带着乡干部和赤卫队上山打游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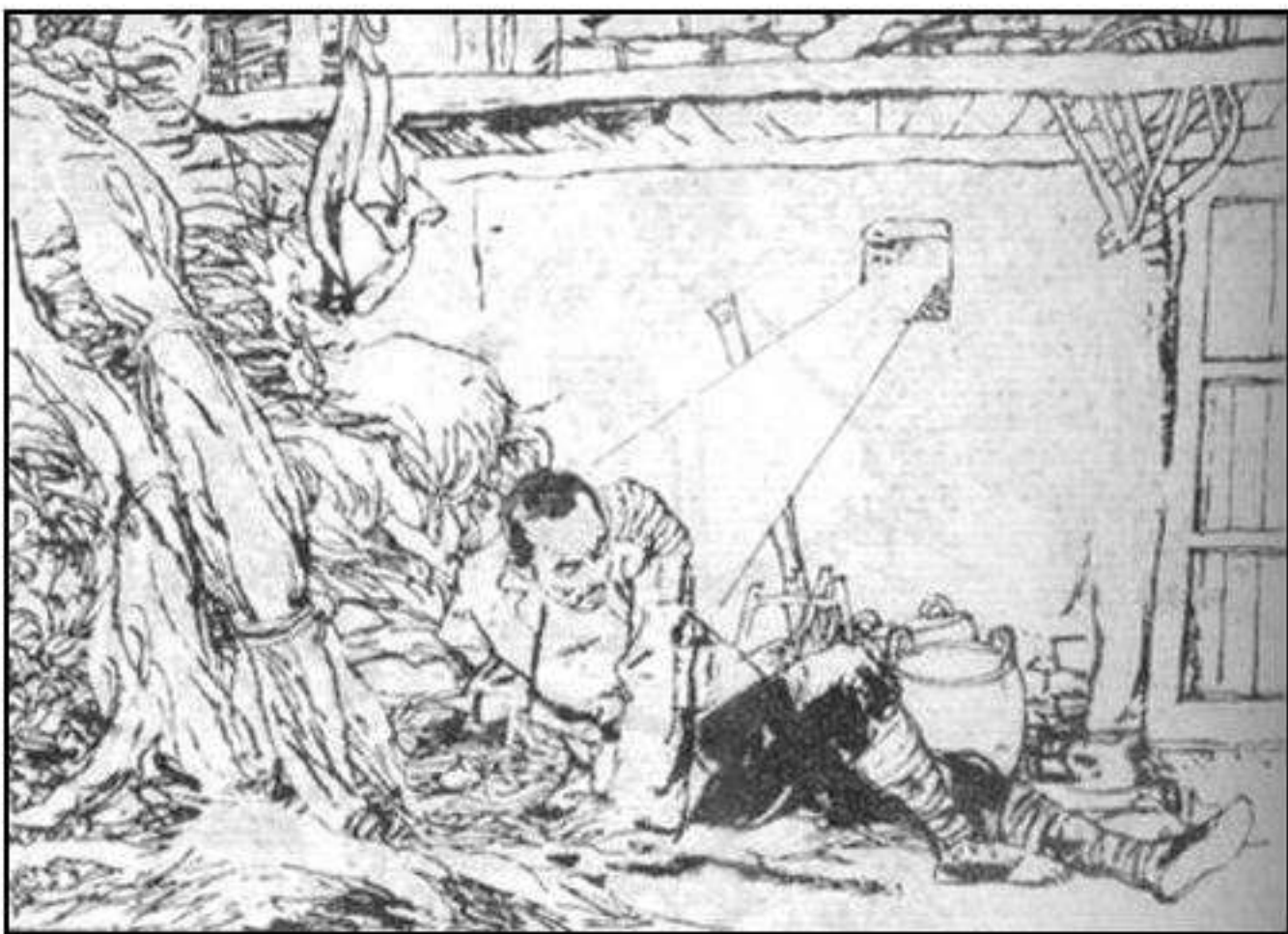
(49) 一天夜晚，秦汉带着队伍来南荷村奔袭靖卫团，不料敌人早有准备，进村后就遭到了伏击。



(50) 队伍被打散，秦汉腿上负了伤，无法冲出重围。借着夜色的掩护，他穿过屋场巷道，来到一堵围墙下，爬上墙外一棵苦楝树，忍着伤疼往下跳。



(51) 幸喜墙内无人，墙边有排披屋，门虚掩着，里面堆满了柴草，他忙躲了进去。秦汉精疲力尽，往茅柴上一躺就闭上眼睛，不知是睡过去，还是昏倒了。



(52)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他才醒来，枪声停了，小窗口射进了阳光，他想坐起身来，一挪动，右腿剧烈地刺痛，而且放射到腰部，想不到伤势如此严重，嘴巴也焦渴得难受。



(53) 突然，门被轻轻推动一下，接着又重重推了几下，停了一阵，外面的人下了门轴打开了门。冤家路窄，进门来的正是那天陪斗的雪妹。她认出了秦汉，眼里射出了愤懑的目光，久久盯着对方，一声不吭。



(54) 在秦汉眼里，雪妹是个披着画皮的女鬼，他听人反映，雪妹曾送来蚀毒死了贫农鲍土生，因此，他猛然紧张起来，捏紧拳头，准备拚死一战。



(55) 然而更令人担心的事发生了：雪妹没有扑过来，却抱了一捆柴就走了，把门也反锁了。屋里的秦汉暗叫不妙，她一定是报信叫敌人来抓自己了，他身负重伤，现在犹如笼中鸟，只能束手待擒了。



(56) 秦汉几乎陷入绝境之中，他准备进行最后一搏。然而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过了很久很久，终于，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门开了，一道强烈的光线射进屋来，雪妹目光冰冷，将一块石板飞掷过来。



(57) 其实，石板并不是朝他扔来的，接着雪妹又扔过了一团绿色的东西，她鼻翼一翕，“哼”了一声，象是在说：“你也有今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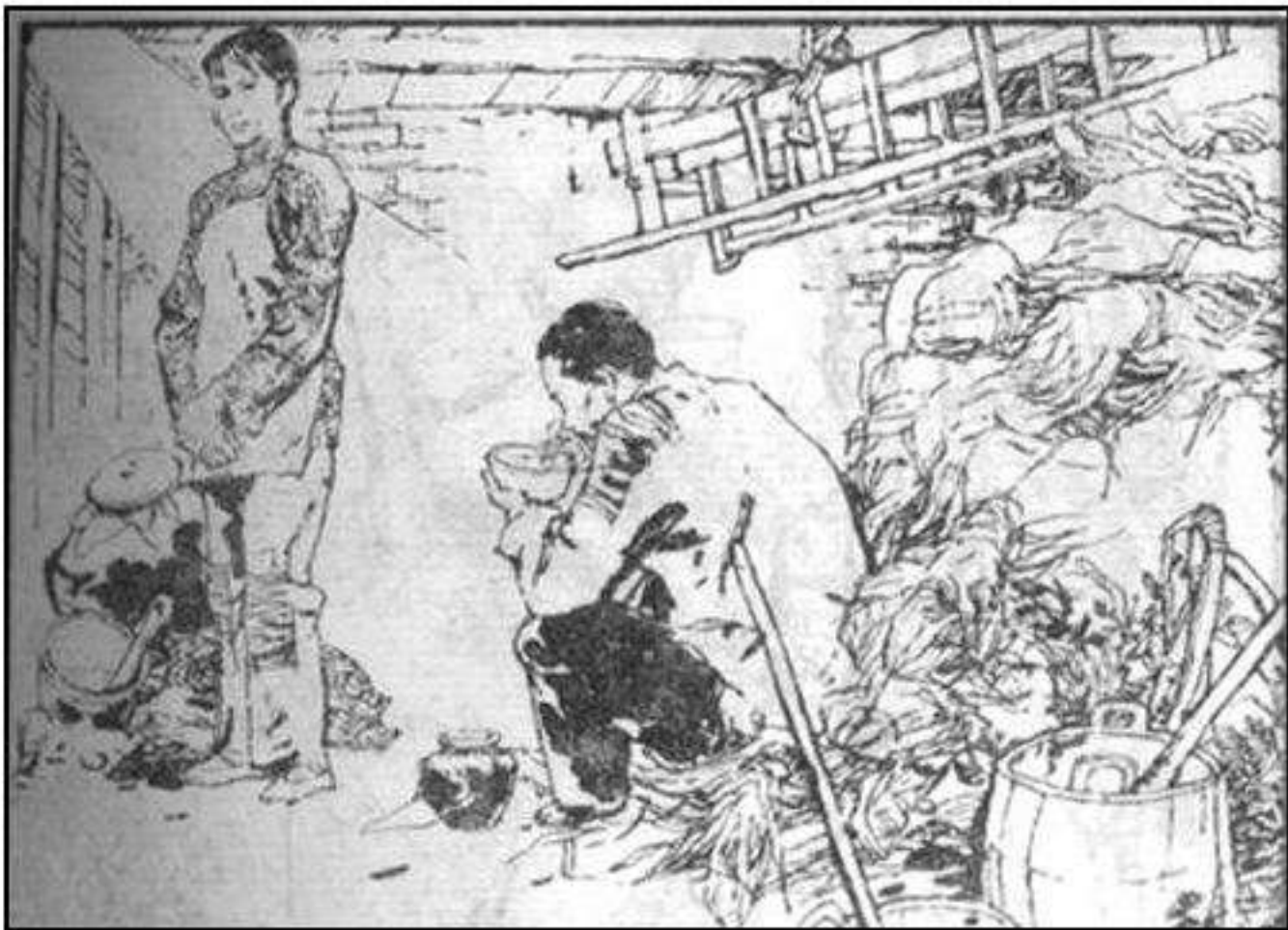
(58) 雪妹霍地转身走了，秦汉虚惊了一场。他仔细一看，原来雪妹扔下的是特效伤药野田七，他恍然大悟了，就找了块鹅卵石在青石板上捣起药来。



(59) 敷上伤药后，他觉得伤疼好多了，可是心里却十分纳闷，这个地主媳妇前不久还挨了斗，为什么不去告密，反而送伤药来呢？难道又有什么阴谋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

(60) 他一天多水米没沾牙了，正当他饥渴难忍时，雪妹又悄悄来了，一手端着个钵头，一手提把瓦壶，依然一声不响，往秦汉面前一放。



(61) 秦汉不自然地说了声“多谢”，就狼吞虎咽起来，饭里虽然只有辣椒酸菜，这时却是分外地香。



(62) 秦汉吃好了，问道：“你不记我的仇？”雪妹没有回答。“你为什么不去报告，反而要救我呢？”雪妹仍然沉默不语，拿起家什无声地走了。



(63) 接连三天，雪妹照例无声地送来菜饭和草药，秦汉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说：“你不回我的话，我宁愿饿死！”她这才颤声说：“你为什么赶走我的丈夫，拆散我们夫妻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？”



(64) “这也不能全怪我，因为上头有规定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救我呢？”这还用问，你是在革命，你是穷人王！”雪妹这话使秦颇为惊诧，憋不住又探问道：“穷人王革命，是要打倒地主阶级的呀！”



(65) “打倒地主和我有什么相干？难道我是地主？难道有我这样的地主吗？你知道童养媳的苦楚吗？你知道我是怎么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吗？”雪妹的怨愤难以抑制，她硬咽着责问道。



(66) 秦汉索性单刀直入地逼问起毒死土生的事来，雪妹委屈得痛哭失声，她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！她怎么知道米饬里有毒呢？秦汉终于意识到这事毫无根据，自己很可能冤枉了好人，就沉吟不语了。



(67) “求求你，救我出火坑吧！”雪妹突然哀求道，“让我跟秋生走，跟你们走！”这使秦汉颇为为难，土地革命时期的“左”倾思想深深影响了他，就说，“你是地主的女儿，这样大的事，让我想一想，你先回去吧！”



(68) 第二天，雪妹变得热情温顺起来，日头没当顶，已经送了两顿茶饭来了，这时，不象她在救秦汉，倒象秦汉是她的救命恩人。秦汉思寻，再不给她答复，于心不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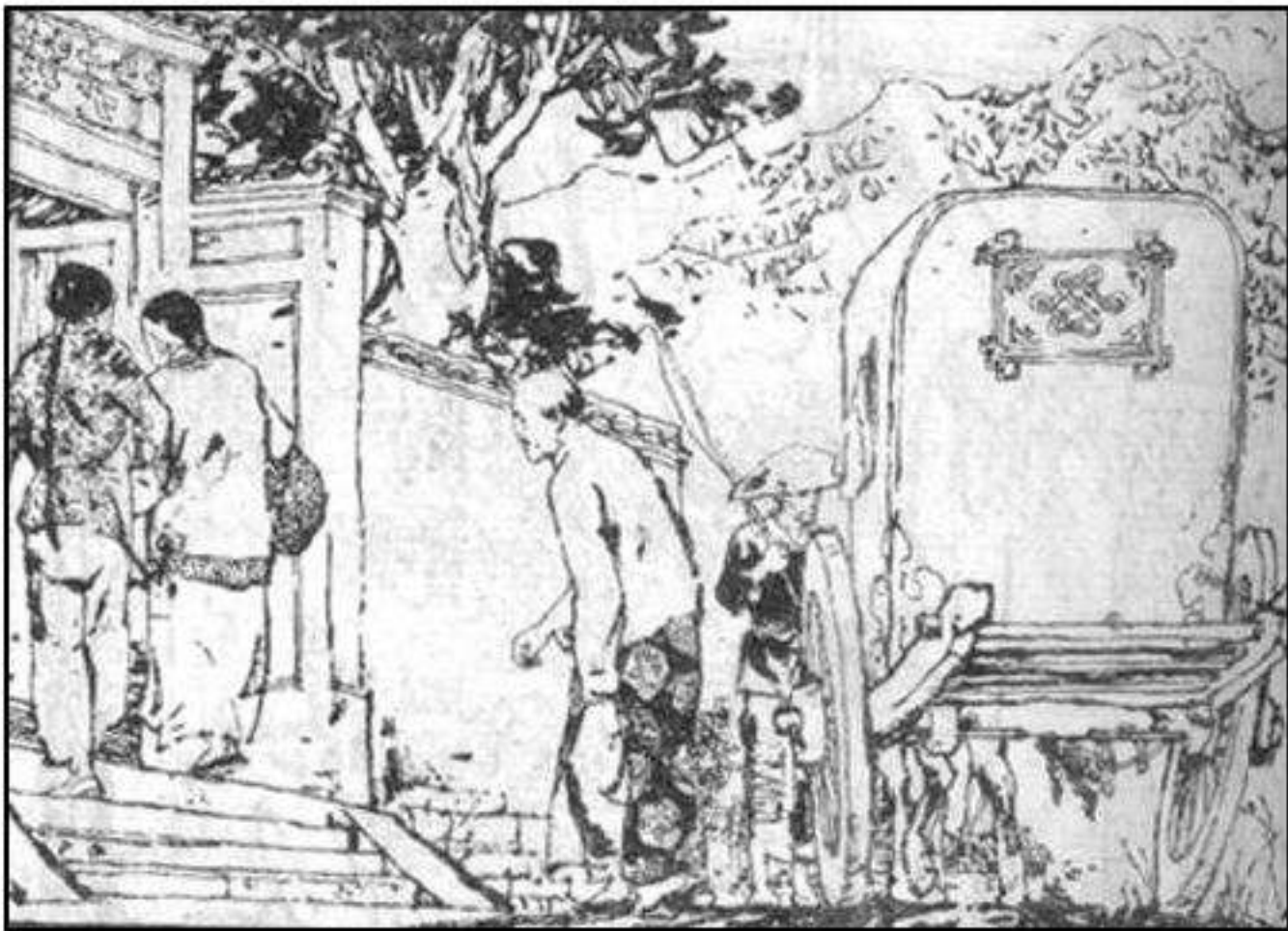
(69) “有件事你能帮我办一下吗？”“你说就是！”雪妹两眼放亮了。秦汉要她送封信出去，放到关帝庙关公左脚下面。千万不能让人发现。这是秦汉用无人接信的办法考验雪妹。



(70) 黄昏时分，雪妹又送了茶饭来，草药也捣好了，还附来了洁净的布条，她脸上第一次浮起了笑容，说：“信送到了，关夫子收下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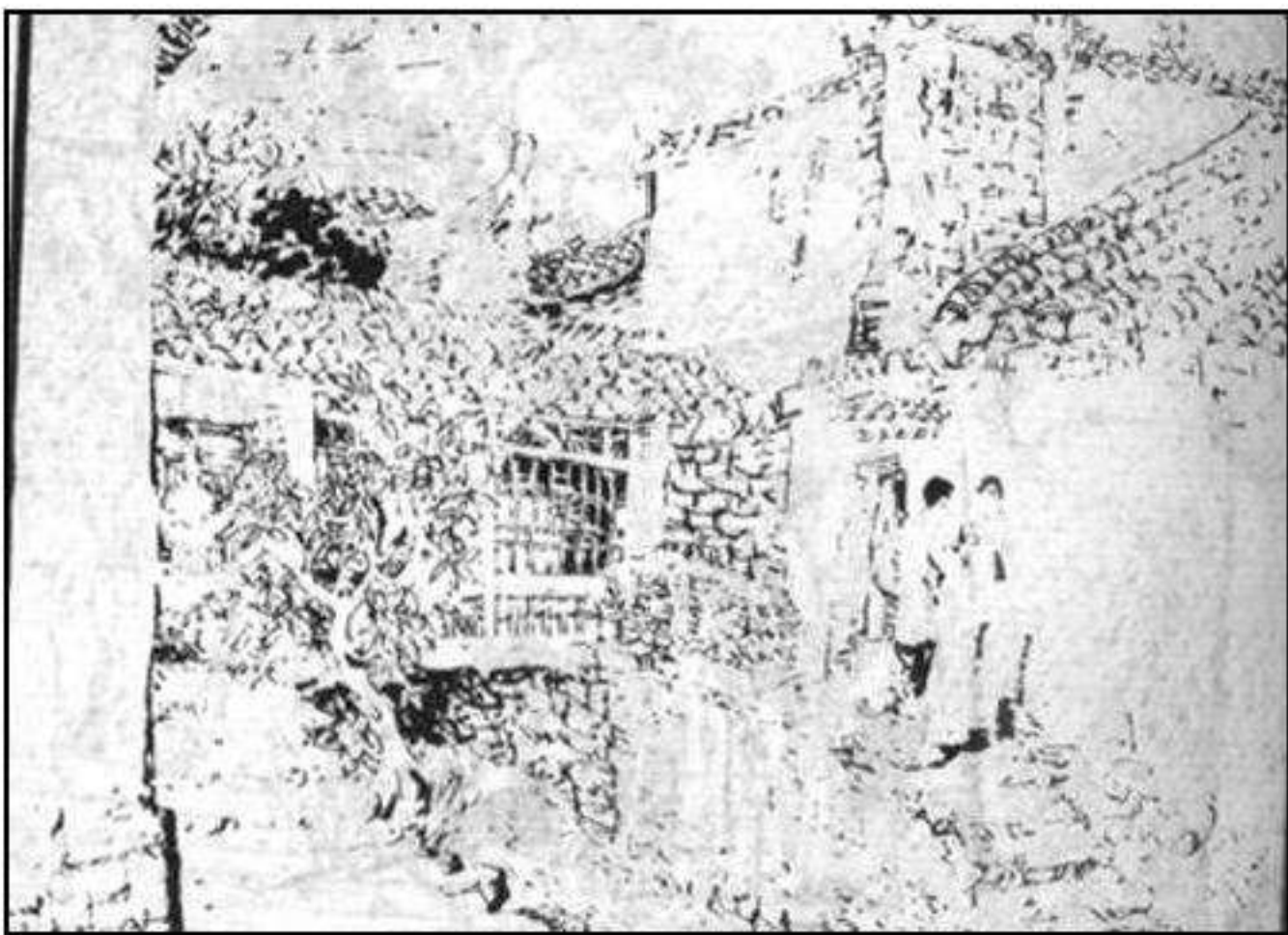
(71) 为了验证，秦汉要雪妹隔天中午到老地方去取回信。雪妹果然如期取来了回信。从此，秦汉跟地下党支部书记老穆接上了关系，他蹲在鲍家一面养伤一面领导革命斗争，雪妹成了他的地下交通员。



(72) 转眼已是春暖花开时节了，雪妹象获得了新的生命似的。但鲍信斋突然从城里回来了，他们称赞雪妹守有功，但见她两颊泛红，笑意隐含，神色开朗，猜想她有了野男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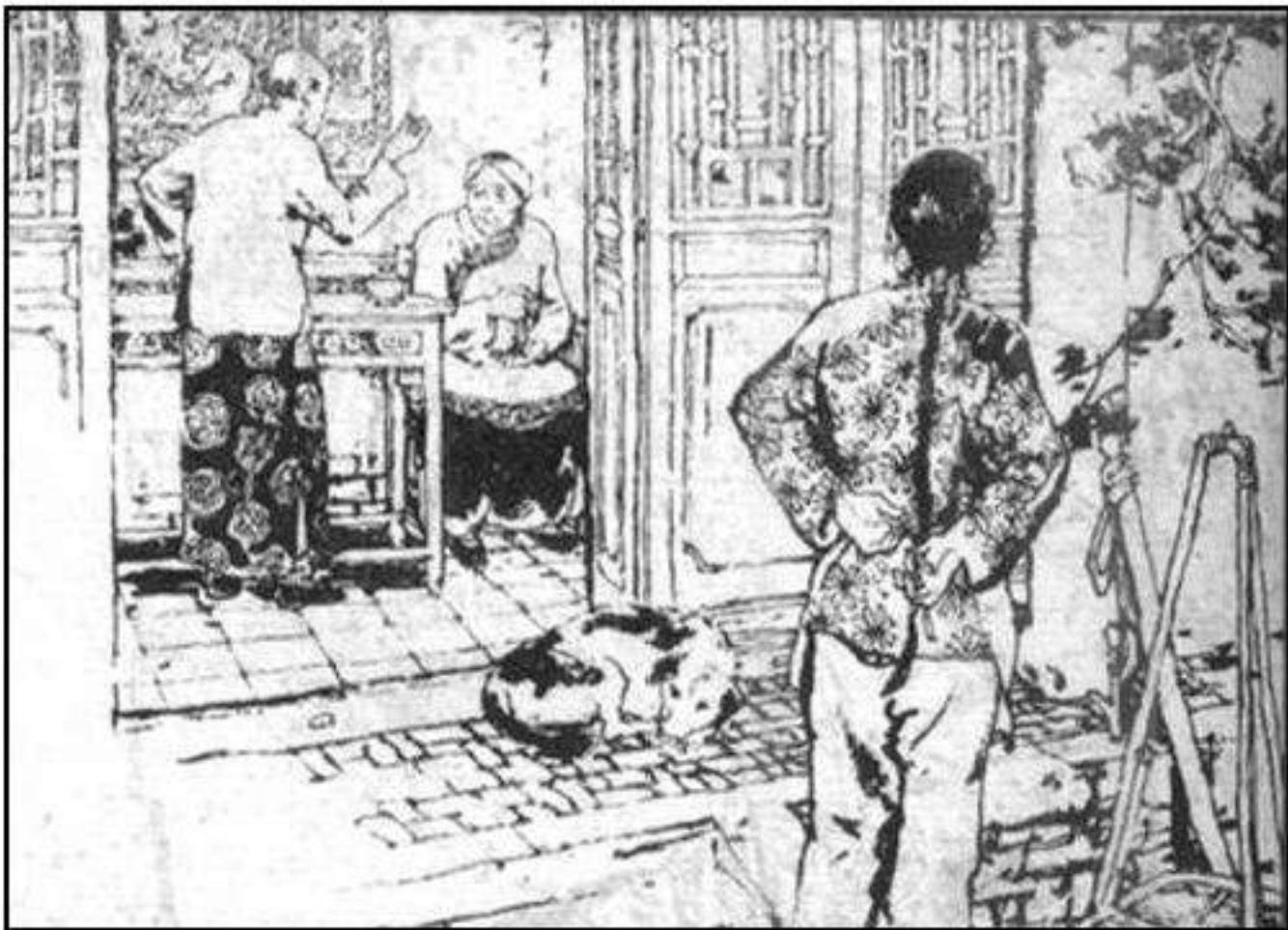
(73) 秦汉伤势并未好透，但已不能再呆下去了。当夜，他接过了雪妹送来的一包干粮，临行时，他对雪妹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们是单线联系，我会派人来找你的。”现在秦汉完全相信她是一个被误解的好人，一个自己人！



(74) 雪妹拔下发髻上的银簪，给秦汉作盘缠，秦汉却会错了意：“好，我见到秋生，就把这个给他，叫他一定回来接你。”雪妹感激地点了点头。



(75) 秦汉走后，雪妹从此生活在希望之中，沉重的劳作也似乎变得轻松了。莲田到了耕耘季节，泥水虽然冰冷，她却毫不在意，她觉得自己的幸福与希望正象这初生莲叶一般脆弱娇嫩，她得愁心珍重保护。



(76) 日头西斜，她才歇工回家。不久，鲍信斋也从圩上回来了，进门就嚷：“穷人王抓住了，正午当街杀了头，这个祝根总算降了，这家伙临死还呼口号，在他身上还搜到一枝相好送的银簪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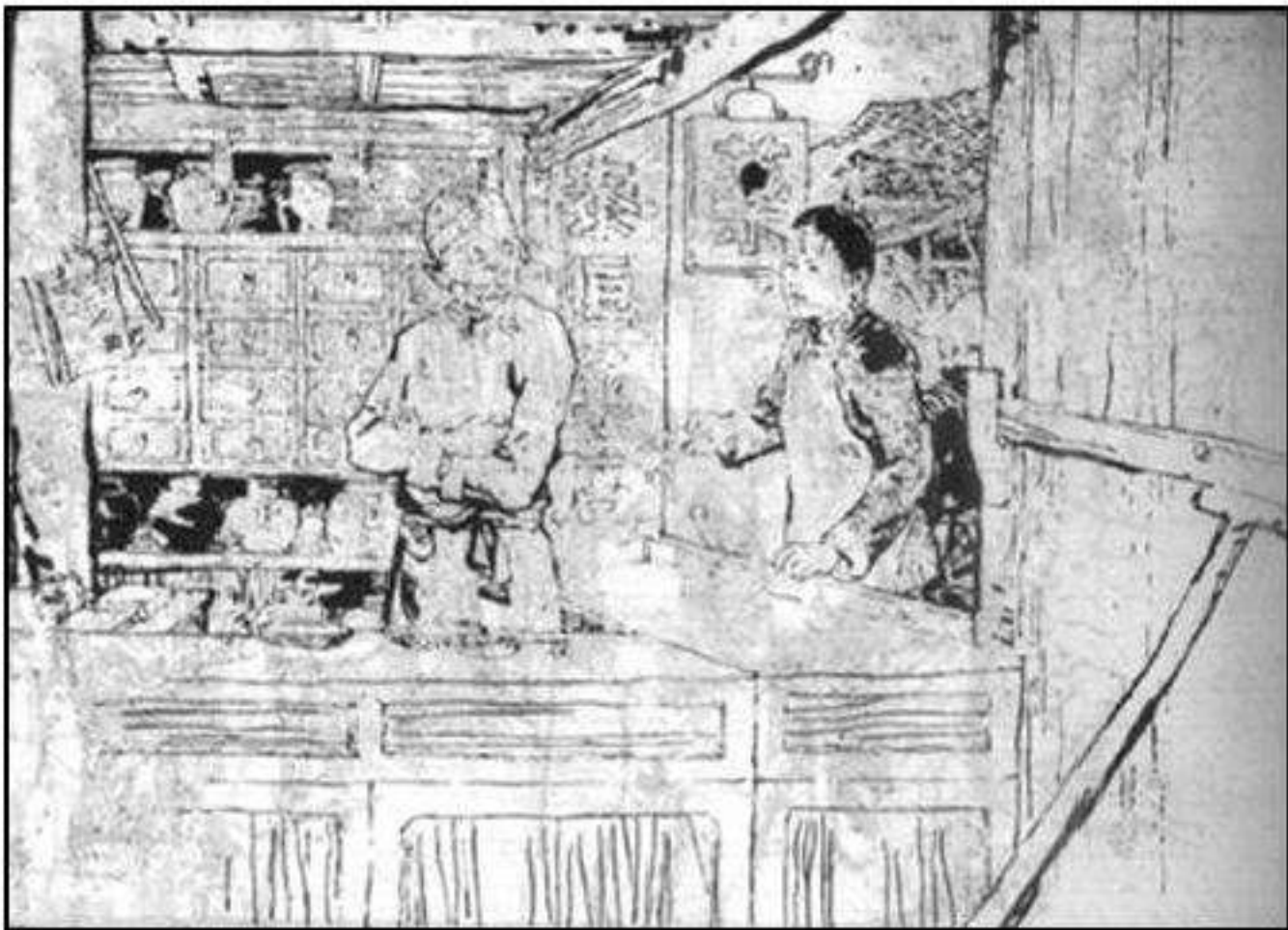
(77) 原来，当夜雪妹去柴间送干粮给秦汉时，被鲍信斋盯了梢，秦汉没出门，他就抢先报告了靖卫团；秦汉一出村就落进敌人手中。老地主兴高采烈，雪妹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她觉得希望断了，一切都没有指望了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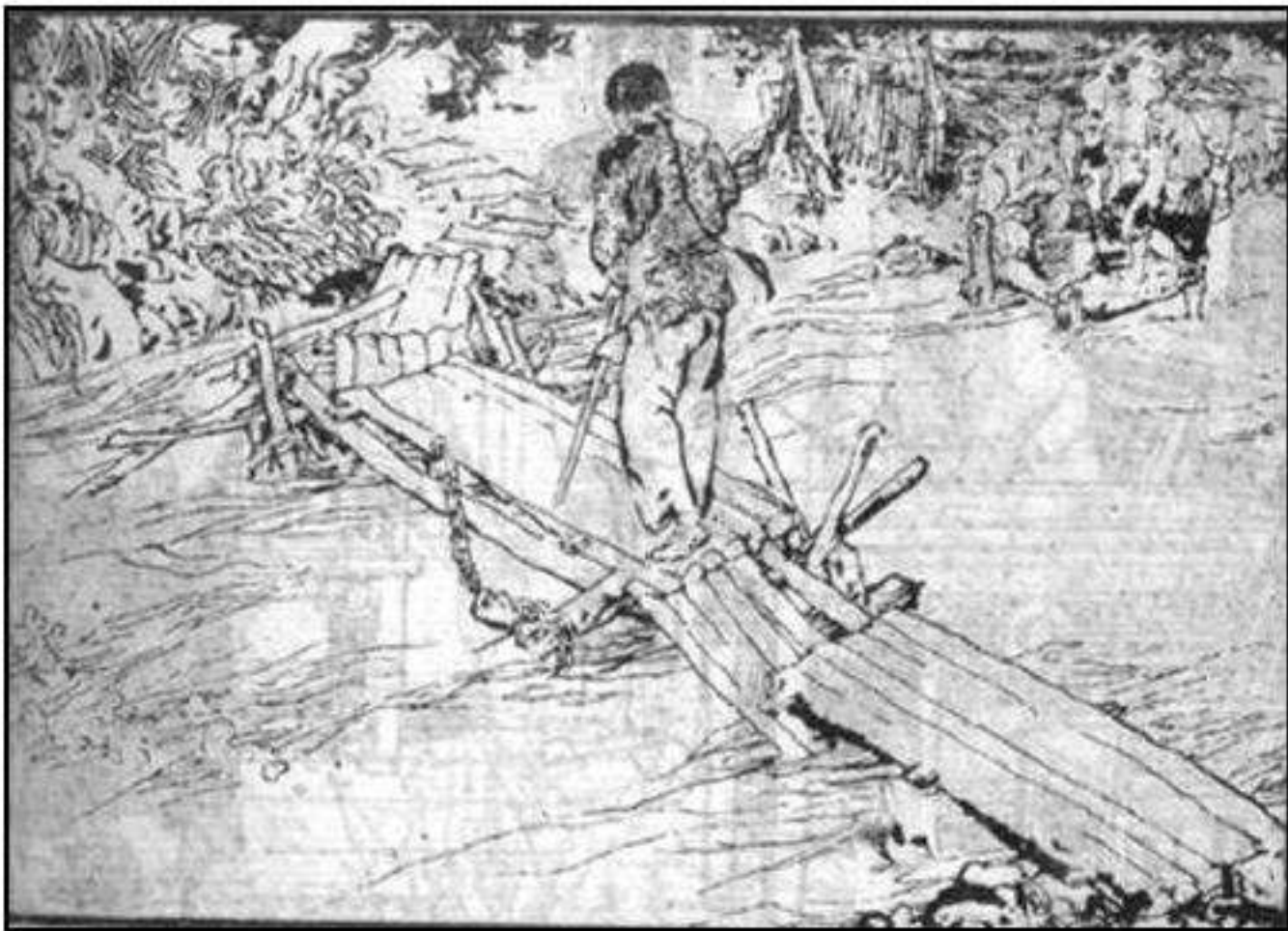
(78) 赵氏见她突然脸色惨白，很是奇怪，雪妹忙掩饰说：“刚才在田里就不舒服。”她从没生过病，这下似乎真病了，躺在床上，用被子盖着，直打冷颤，无声的泪水沾湿了枕头。鲍信斋这时假惺惺地给了她一点钱，叫她去看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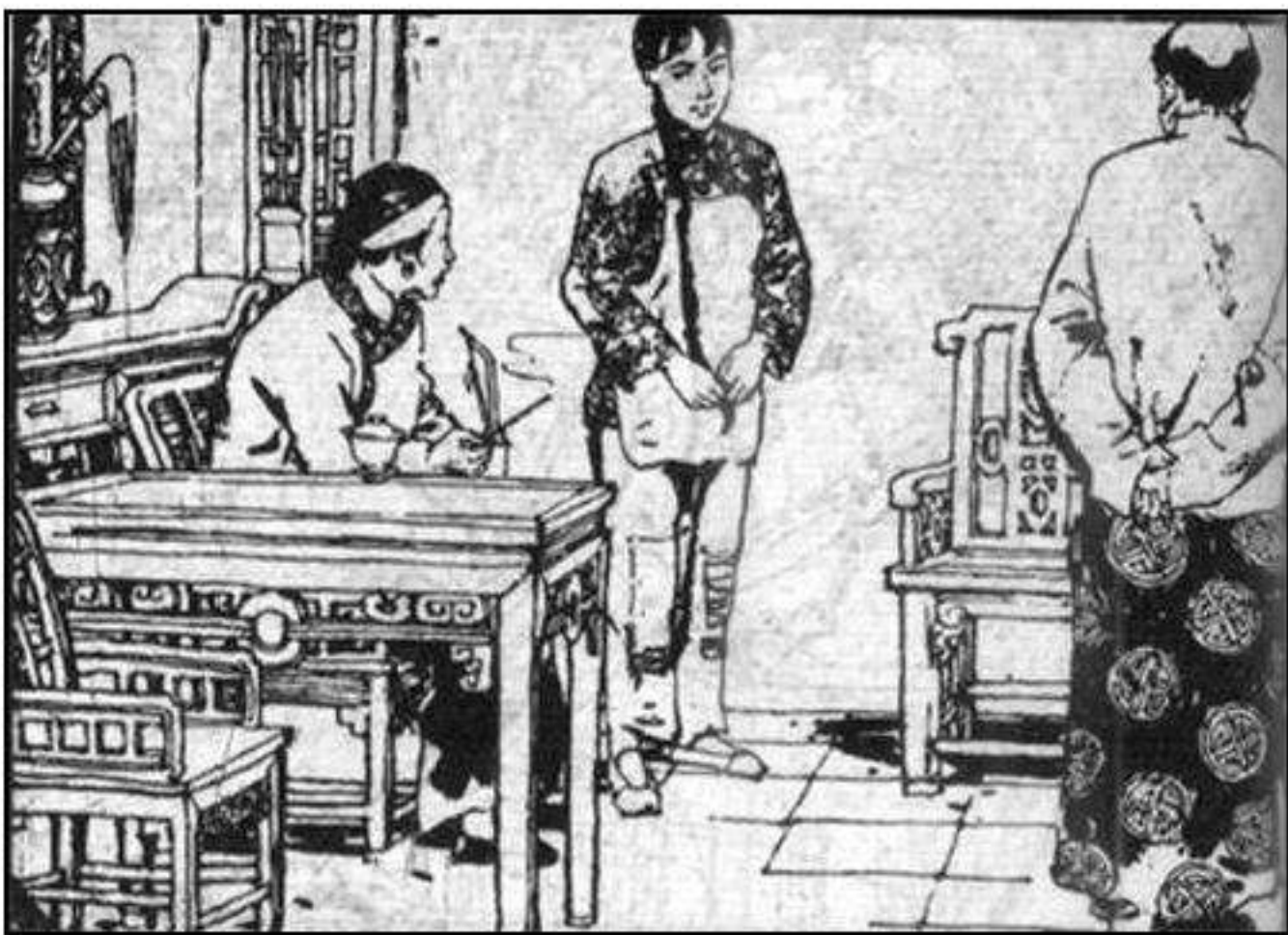
(79) 熬过一夜，次日，雪妹实在受不了，就强支起身子去找郎中。出门没几步，迎面碰见一个妇女，“啐”地一声，一口口水吐在她脚边，又轻蔑地白她一眼，一扭身就绕开她走了。雪妹呆了许久，不知什么事得罪了人。



(80) 一路上，人们都用仇恨的眼光盯着她。她硬着头皮到了郎中家，郎中砰地把门关了。雪妹扑到窗口颤声说：“郎中叔叔，看病！”“你手上的票子沾着血哩！”郎中并不开门，尖刻地应道。



(81) 她完全明白了，原来乡亲们认为是自己出卖了秦汉，好心不是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啊！她欲哭无泪，不知是怎样摸回鲍家的。



(82) 赵氏见雪妹神色憔悴，满脸病容，叹道：“明天请本县请卫团总，作陪的都是头面人物，人手忙不过来，你偏偏又病倒了，这”雪妹脑子里忽然有点开窍了，就说：“我好些了，我能做。”



(83) 第二天，雪妹杀鸡宰鹅，撑着病体忙碌了半天；请卫团总，乡长和区长都摇摇摆摆入了席。雪妹乘机偷听堂前宾主的谈话，她这才知道她们早已勾搭上了，不仅杀了秦汉，还想通过钻进游击队里的坏人，策划一桩更大的阴谋呢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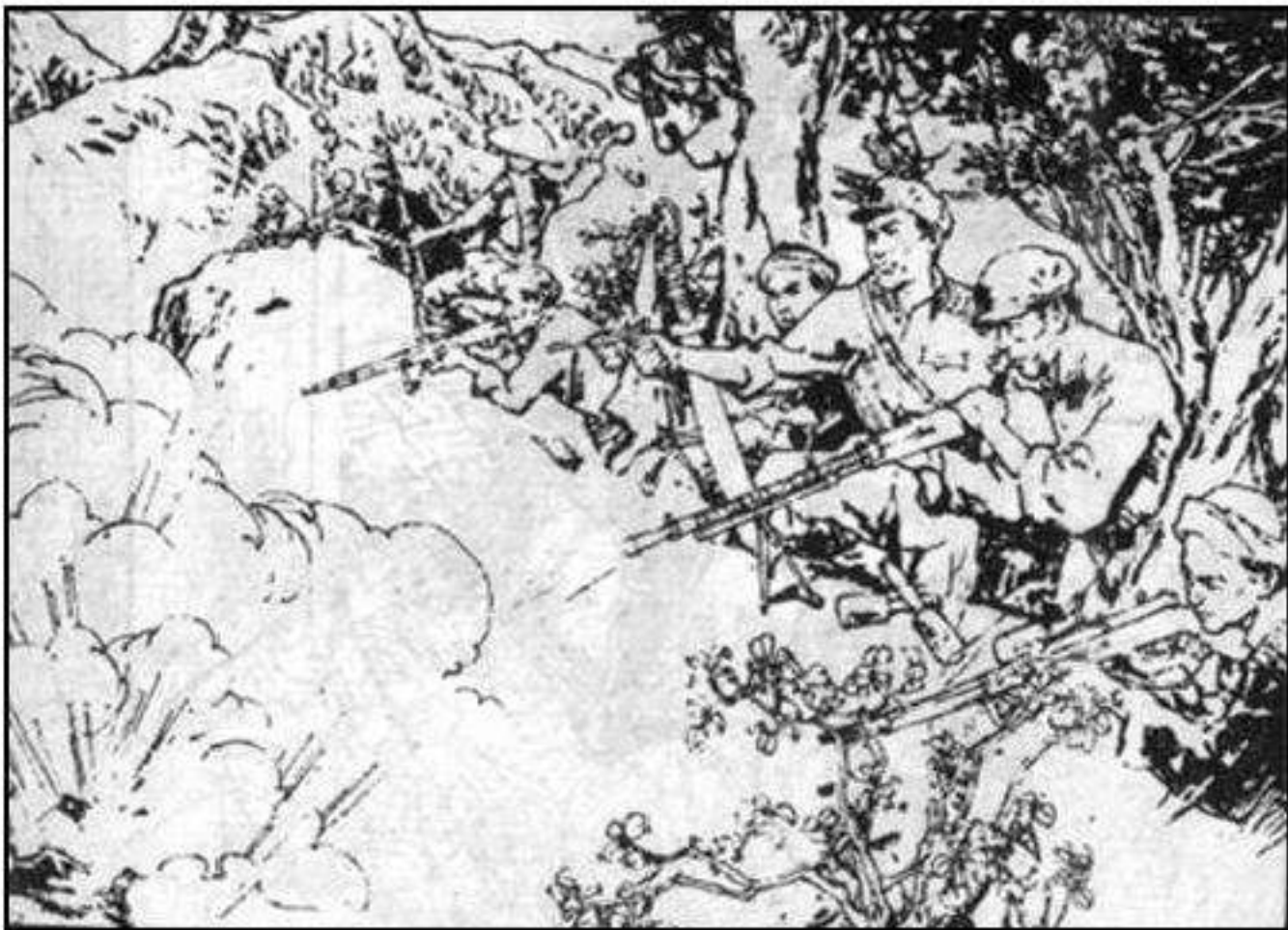
(84) 秋生经过战争锻炼，这时已经是红军连长了，并被派到苍夷山来指导游击队开展斗争，他听详作汉是雪妹受鲍信斋指使出卖的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决心与她一刀两断，来个大义灭亲。



(85) 就在这时，游击队的侦察员“夜猫子”送来情报，一个班敌人押送二十条枪去莲乡。秋生欣然同意游击队打个伏击，把枪夺过来，部队已整装待发，交通员从关帝庙取来了一份“无字天书”，大家都感到非同寻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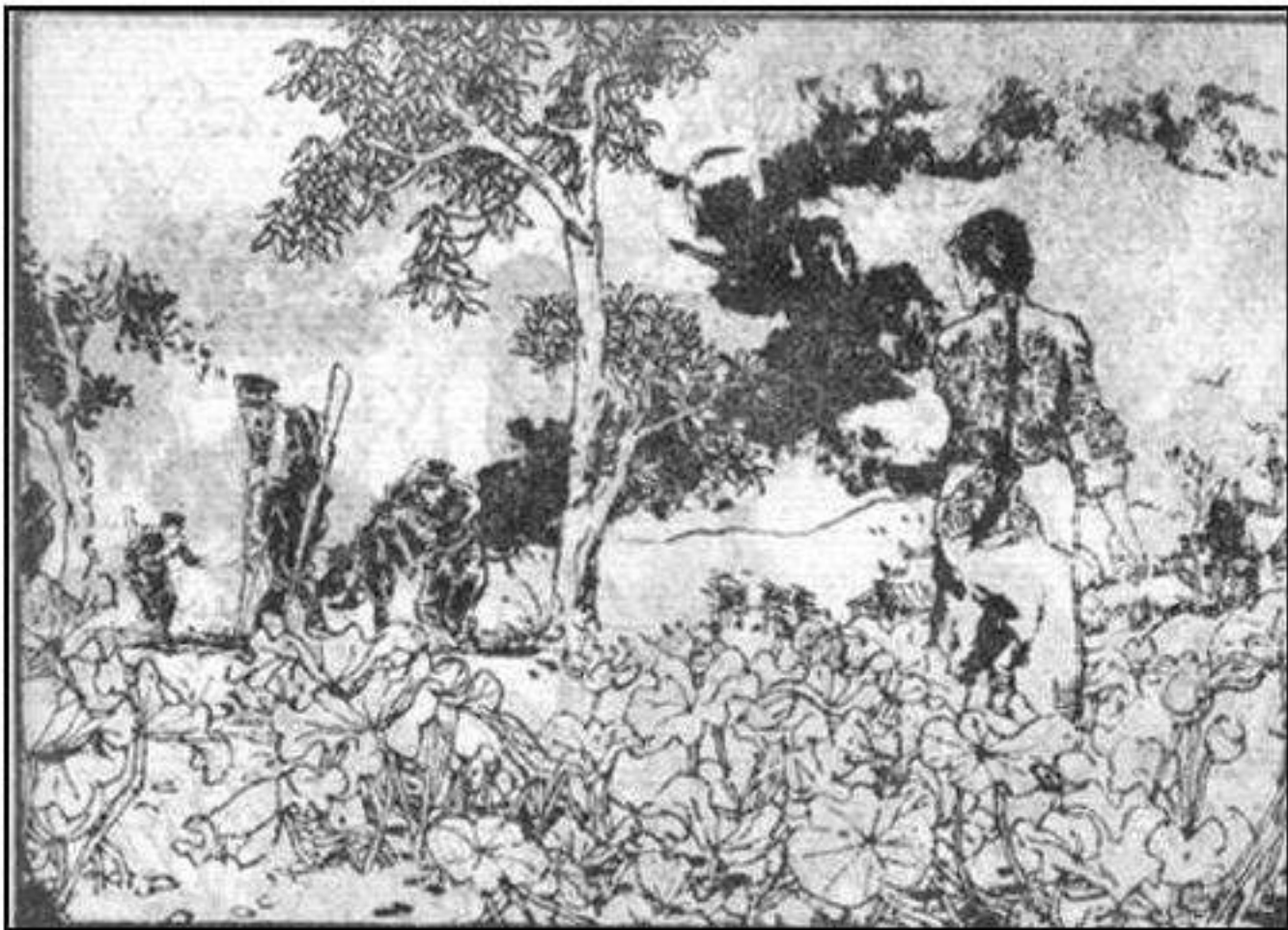
(86) 秋生思索再三，终于明白了，枪成了钓饵，是警告自己莫上敌人的钩，红圈圈里的黑人分明是暗示赤卫队伍里混进了坏人，靖卫团正是一色黑装。他因而查明了“夜猫子”正是内奸，上次秦汉进村遭伏击，也是这个坏蛋报的信。



(87) 秋生将计划工作就在于计，作了周密部署，并通知红军队伍协同作战。这一来，既夺了枪，又消灭了很多敌人，靖卫团总带着残兵将狼狈逃回南荷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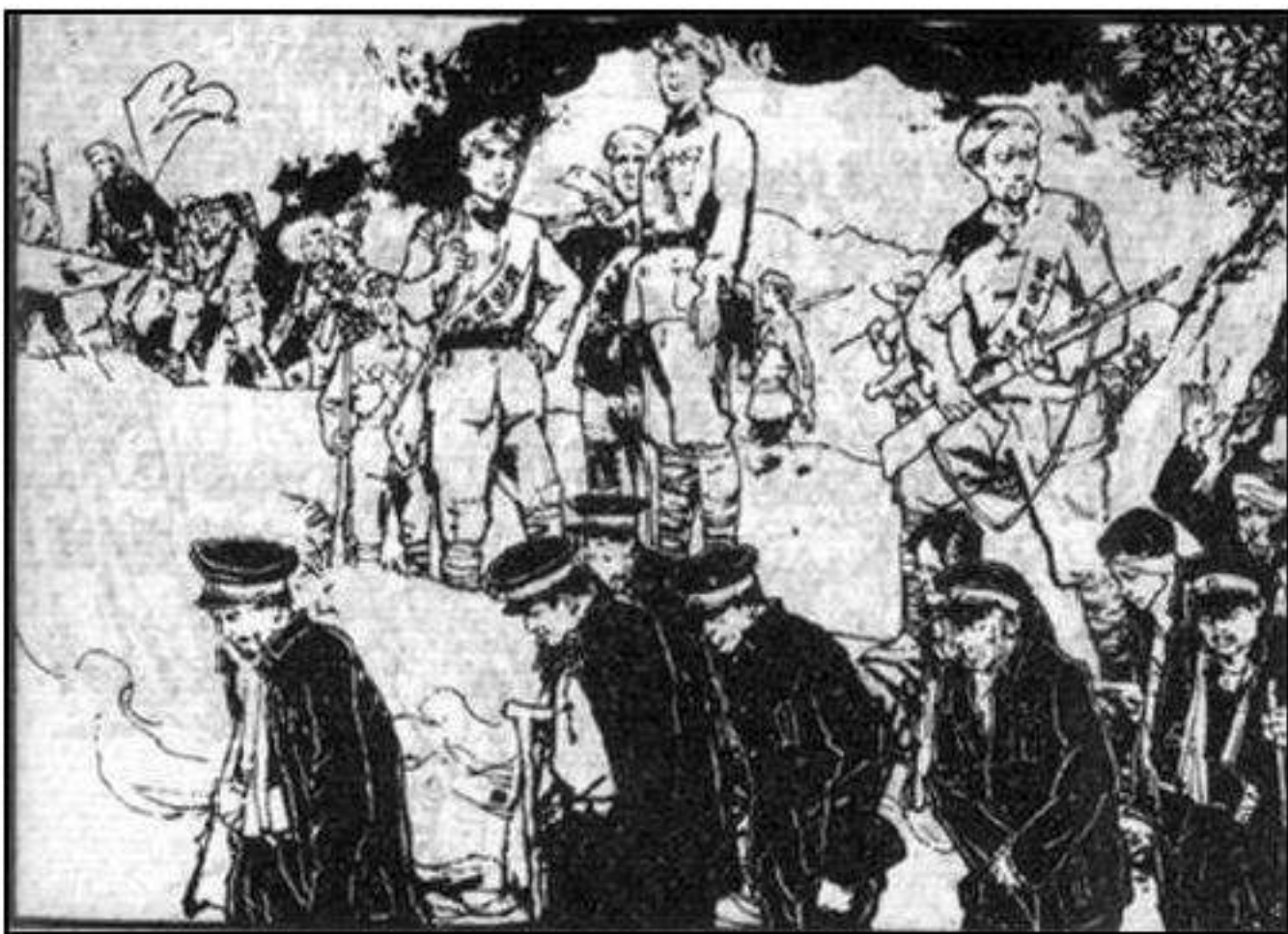
(88) 靖卫团总断定是鲍家有人走漏了风声，鲍信斋立即怀疑是雪妹，说：“我家只有一个外人，就是那个丫头。”“杀！”靖卫团总杀气腾腾地下了命令。



(89) 雪妹此时正在耘田。莲田里碧青娇嫩的荷叶一片片从污泥中挺立起来，生意盎然，她听见远处的枪声，一颗心在胸口卜卜直跳，直到看见黑衣兵狼狈逃回，才放心笑了起来，笑得那样甜，那么美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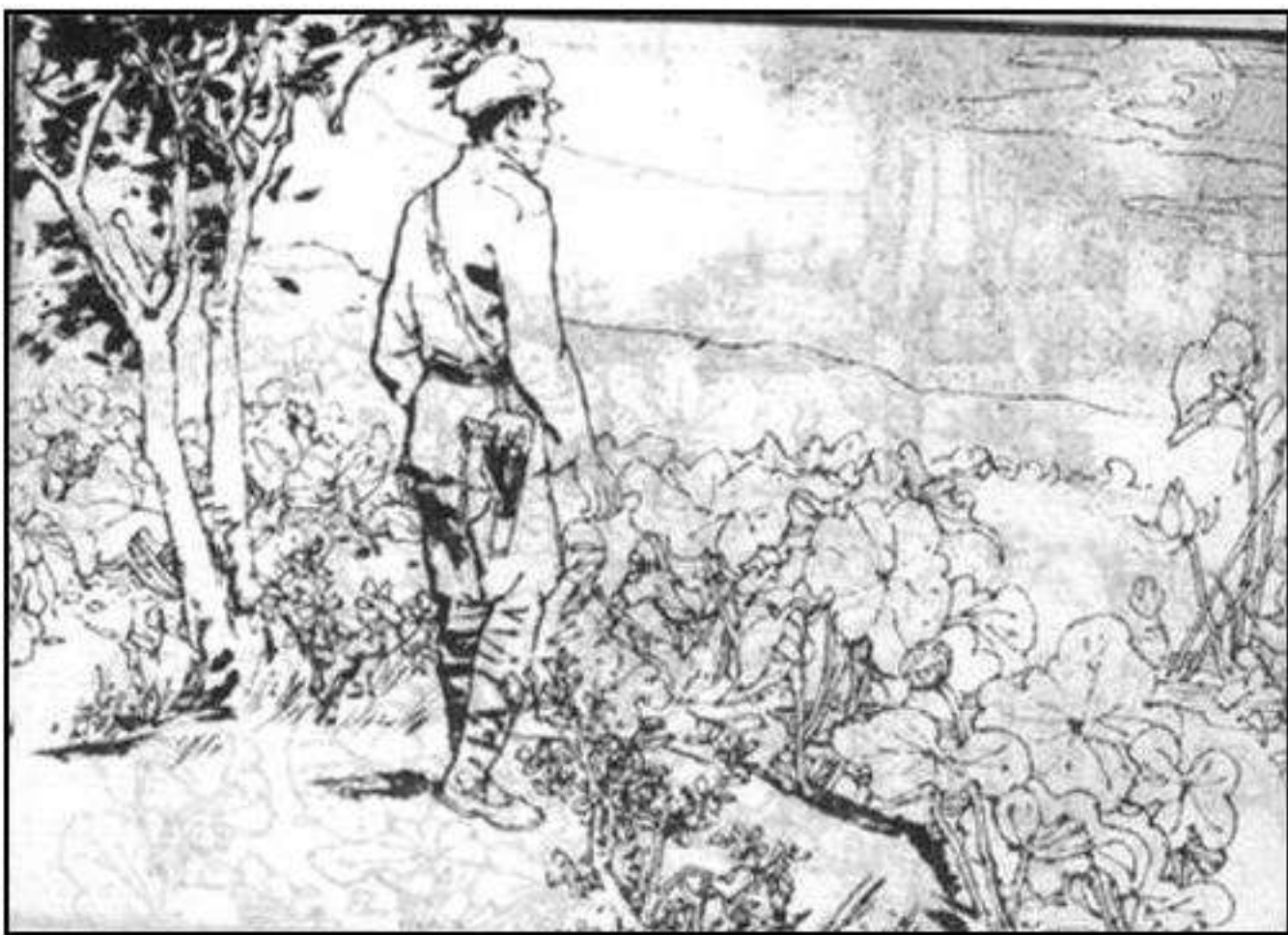
(90) “砰，砰！”突然两声枪响，雪妹身子一颤，血从她胸口涌了出来，她来不及说什么，也没有机会向亲人告别，就倒在莲田里，汨汨的鲜血随着流过田水，从一丘流向另一丘。



(91) 红军和游击队联合打了大胜仗，欢欣鼓舞地扛着战利品回山。秋生攥着那张“无字天书”，一直猜不出是什么人送来的。全队的人都感谢这位不知名的情报员，他一张画救了一支革命武装啊！



(92) 半年后，莲乡成了苏区，地下党支部书记老穆告诉秋生，秦汉是鲍信斋出卖的，雪妹是秦汉的交通员，那条秘密联络渠道只有她知道。这“无字天书”原来是不识字的雪妹发出的！秋生百感交集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



(93) 他独自来到雪妹牺牲的莲田，只见月光下有几枝白莲正含苞待放。恍惚间，秋生觉得那白莲花化成了雪妹，仿佛在欣喜地说：“秋生哥！你来接我了吗？”



(94) 泪水模糊了秋生的视线，他望着那皎洁无瑕、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，忘情地低语道：“雪妹，我回来了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